回憶錄

(二)



余於民國二十五年夏，在廬山追記廿年舊事，為回憶錄一冊，所紀皆個人經歷，並及家庭事，至民國十年余卅二歲時為止。今忽忽且五年矣。諸兒女屬請續紀卅三歲以後事，而公務殷繁，卒鮮暇晷，未遑執筆也。今年六月，養痾於老鷹岩，事簡多暇，乃就所記憶者分年追述之，至二十八年終為止，（為回憶錄第二冊）余五十歲以前之事蹟，畧具於斯，然時日久遠，追憶為難，或有年月錯訛之處，尚待異日補正耳。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畏壘識

仍在商報館任事 商報基礎漸立，銷行日廣，余與公展更互奮夙夜致力，以充實內容改良紙面為事，余每週撰評論五篇，星期日撰短評一篇（星期日社論稿詞穎），每週大事述評，公展主持之。公展以學識淵通，深自韜晦，概不宴會，不常出席，即同業之間亦鮮過從。故滬上報界罕有知商報編輯部係何人主持者。乃普案直指小傍事與中華新報在屢難期甚約自日，彼報主筆張一葦（季鸞）君許為論壇寂寞中突起之異軍，特親詢問，始知余及公展之名，某日特往訪談，自此遂訂交焉。

三月中易公司結束 中易公司內容早已空虛，不能發支，承邦彥憤得疾以死，協理俞佐庭事先引退，盛同孫君亦束手無計，會上海證券交易所宣告停市，因之牽動，遂停止營業，宣告清算，開股東大會，李雨青君主席，眾議紛紜，責難甚亟，我不得下台，幸而藉同鄉

多人主席上發言，整助善了会，始获此識。是日威君因孫震曉不可名狀，余為全場紀錄事先將備尚周，於股東未散会前，即草成決議案，武膳入紀錄語，由主席代表大股東漢麟寅、馬崔孫共同簽署議通過之。故公司即日脫離，自謂此后宜不復再入商界也。（與余所謂錫之中南股票二百數十股，則已成為廢紙矣。）

自去年以來，所謂「信託」事業，勃々興起，有如瘋狂，至本年乃告崩潰。余家向民新銀行入股者多，計李府七千五百元，仲府五千元（現全不數，有未收[illegible]以抵押借款免之），至民新亦被牽累停業，而余個人所購之神州公司及中國商業公司股票，亦一文不值，綜計結果，李府部分損失現金五千元，[illegible]兩家，實際虧負達一万七八千金，余個人儲將斃於破產，而欠人之款，尚達八千金，諸弟協助，並由余負其責，乃得友好集一錢会（每十金，每年還一金）得五千金，出售仲府五二六十畝之田產之十畝，得二千六百金，始獲償債。初意原期稍積盈利，以為諸弟及子女輩嫁娶之資，乃不諳商業，獲此結果，與仲府兩姊田產百畝，大都賣了為吾保全，此心亦無所慮感。[illegible]楊宣文君遺貲，鈍林卖之，以許弟妹無以交代耳。

中南公司結束後，後入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任事，社長兼函授科科長張叔良，余所任者為第二股股長，日常函授及出版用書提要審查事。月薪百二十元。

民國十二年　癸亥　三十四歲　一九二三

仍在商報館任事　湯節之君以營業稍團結，經濟破產，乃將商報讓渡於新公司（以中國通商銀行為後盾），李徵五先生以總經理、徐朗西任協理（僅掛名義），編輯部中無更動，旋以本年秋間編輯陳仲華辭職，改聘朱宗良君繼任。自本年起，商報■編■評論同署名制。是■余等原是不署名者，認執筆者為個人，而文字則■代表■報館之意志，故採用不同編制，此於當時中國報界為創見，外間不察，反謂商報無自撰之社評，乃決定更改從俗焉。余在商報上署名畏壘，自此年始。

五月十九　四兒積智生

六月，辞商务印书馆函授事，改就修能学社，聘为国文教员，月薪九十元（此款充家庭所用，只照节约支持最少之数用，而商报所入，则以还债及储特支，因仿薪节省也）。修能学社为秦润卿先生所创办，冯君木师任社长，钱太希、朱实夫、沙孟海为教员，余每日下午去社任课四小时。

是年曹锟贿选，商报明揭反对之帜，同人等皆不避艰危，力持正论，甚为社会所重视。

民国十三年 甲子 廿五岁 一九二四

仍任商报编辑事。　商报出版已满三年，社会上渐有声誉，余等益奋发自爱，公展更洪君尚年轻而有朝气，而每日到社未尝稍懈，同人相处之和谐，精神之愉快积极，在沪平街中为仅见。余是时于社论渐觉纯熟，自信心亦加强，于政治外，渐论及文化、社会及工商诸问（国际时事）题，读者常有投书质疑并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对商报尤爱护倍至，每值新年增刊，一经函征文，无不应者，益信报纸之声誉由此发也。

正月七妹逝世　七妹秉性淳健，出青氏為大族，（中表以孫，慈親不改，被對殊甚，）歸後以成抑鬱去年得瘵疾，（秋以病…院，延治罔效，）竟不起逝，年二十八歲耳。

六月通商銀行總經理傅筱庵先生為之心費君來約余入銀行相助，以費君業商，而通曉有識，素讀書文字，□謂傅君宜有一明曉近代古籍之人以為助，（而屢見訪敦）勸備至，余為感動，商於君未師及長兄，亦贊成，以六月十二日入通商銀行，任文書員，月薪七十兩。與賀笑唐（光生）同室以處，相契甚，□闌闠中之君子也，既無獨立經行，甚茂，與余相處，有如昆季焉。

是年秋齊盧戰起，外姑及五妹家均避居滬上，匝月始歸。商報以反曹開作，被衙而抑矣，然盧永祥軍卒不振，孫傳芳入浙後，商報又一貫反孫，在故滬土場上與在粵之中國之民黨共出一轍焉。

七月二十三日（陰曆）長子穉曜生。時余方以本埠新聞欄論評（淞滬）被警部所控，而受審於會審公廨，戰後受繆斌之吳，本以見成翰仲之辯護，罰金了事。同受審者，新申報及民國日報。

民國十四年　乙丑　卅六歲　一九二五

仍任商务馆事　继续担任通俗伦理讲话，每日十时到馆任事，下午五时退，即至报馆蒐集材料，为本报写短评，而夜中十二时后始归，故儿女辈见我者，今犹能忆余甚勤。

国闻通讯社胡政之君来函约余每周撰时评一则，月酬若干为之。闻馆相基（加是）[illegible]盛意。

是年曹锟贿选，议员入京就政，北京政局为财阀所操纵之象，商报以直张去争之贵微，

同人对政局冷淡，对北政府之措施，时时著论，[illegible]以国民之网评论之。

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病逝于北平，商报著论哀悼，时本报新闻有论评，是谓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于当

陈炯明背党时死去，今不过形骸死去而已，余此日著「精神不死形骸则死」以阐之。

九月为五弟成婚，以杭寓楼下前厢为新夫妇之居室[illegible]，居仅两月，五弟则借屋虹口以居。

五月卅日，工部局巡捕枪杀爱国学生（南京路惨案）、学生工人多人，上海商工[illegible]学

罢课罢市罢工风潮，日益扩大，商报每日撰论，指导此次运动，与当局政府交涉，

肯定其價值以財產，俾獲至大不可回報，從事此中三層公總先及經理等第一次希拒
絕於無時倚金，許於明年得使退回，其不敷遠於變賣者七萬五千元之大宗，蓋正整個五卅運
動中，余與公展每日任純率悲痛慶，聞而記其本週報，於向清息，而採者見之，故能把握問題
中心，不必所有論論均純至本在中，茲特介紹云。
自是年起，中國共產黨人五陸在商報，嘗痛毒周刊中本行雜商報社論而評論之，且時
有謂吾分子挾出於商報，對余等極盡攻擊之能事。然余與公展堅持中國四階以至資階級
聯合之力量，傾第國而集四王權，全民革命之種類，終始靡瑕，大之猶在於余等牛非可以
引讀者，乃知義其企圖而余等為小資產階級意識甚濃之言論不能徹底云。
民國十五年 丙寅 卅七歲 一九二六
仍在商報館及通商銀行而兼任事

一月一日商報出版滿五周年，發行紀念特刊，大哥撰五周年宣言，余撰「五年來之四願與若膽」一文，是時商報本外埠之銷數共約一万二千份，與上海之讀者尤多。報館經濟始得周轉，更較本市之兩個月以上，發行網張亦不能，窮困異常之與社中上下振厲團結，甘苦相共，某日無法印報，余與黃寄萍黃君各出其戒指，房玉頭余君亦饕其所藏之戒指典之（連累執長）以購買，次日仍照常出版。

是年李徵五君辭經理，方椒伯、馬崖聲、而君素任經協理，方君不辭事，亦不常到館，為君更隔膜，潘君更坐不穩，引去，從屋內漸不安，余苦心調劑之，然終覺常在漸蹉蹇矣。

此段乃去年十本年事，補誌。

[illegible]聞郭力子先生街老余自廣州來滬，對上海報界宴會，談明革命局勢，並稱蔣總司令把蔣之小影贈余，謂蔣公對君極器重也。

八月八日（陰曆七月初一）六兒積德生。十日起余自覺患寒患熱，熱度漸高，延醫診察，斷為傷寒，有時譫語不絕，兒輩憂甚，經五星期，西醫趙祖詒、（辛榮滿生，）兩君診視，熱度始退，然病況之深甚

在床休養兩月，始恢復如常。

余病假二月，在前數日最多事時期，更生院引去，公展獨支全局已甚辛苦，余此假筆支武漢，前報公太字標題記載特詳，引起李子寬中謝御臨林遠要諸君之誓逝，謂本報何能開罪要子山，言於得君拔荃，得君不信，謂希聖溫和慎重，所主持之方針向不誤，且彼在病中，潘君加何叫不可知，乃(追)壽伯先君往南報當袁之論，為新聞，公展悵然不悅，余病中聞之，力言一切余可負責，即致函人，謂余病愈而前，此時任何人入偷報部，而有(實)無(蓋)設意辭職，余不任怨也，吾子公務不獲千步，此公展之勉力，為同業所(欽)重，中報(史君)遂無間延擱，及余銷假，公展即辭去職，改入中報、經報、申報焉。 病中為五字築搭樓黃(達)之留學傳図。除贈貸於親友外，余遂集千元以助之。十月至一月，在南報勉支殘局，要陶(胡君)仲持主編，前朱由馮君柳堂主持，然而潘光山引去，余(若)以一足承余乏，(抽)今念貴情之不怡，是時有一事足使余感慨不已，則葉秀虎君在此寂聞余病，特寄三百金助藥餌資，且道相念之深，葉君本一介不苟，曾(與余相見，且)試益友人四，全國報界中主持社論之人才

寥寥不多得。其論詞曲，文字亦復若，直北派類音微，去南帖諫最豐富，傳在蕃東平為余述之。嘗

榮，余自以文字倫解，亦為不甚張一幟，亦此不及社曲微，陳惜生、西蓁君甚推重之，[illegible]可[illegible]也。

是年冬，乘社館休科之便，約諸君、公展、同游南昌、 北伐軍克服郭境後，被中友人屬

有奇語，邀余及公展以記者資格，前往視察，兼可晤羣中諸先進，某君並得述蔣公聽

余等相見之意。余以北伐軍行將達長江下游，商教之編輯文牘，來支持國民革命，而黨多

全講人與非黨連關係太深，亦不能相容，遂決意西行一遊，藉解處境之困。遂與公展搭倩人

主三同搭江輪赴贛，此行未言，往來待命蒼天，猶記林為傲，公知其領了而往，得見蔣天巫

諸談，此行目的，余已知之，今果然，請贈余以言，余謂局勢變化之劇，君宜謹守本業崗位，[illegible]慕

廣告頗盛，乃趨附軍閥官僚，對大局之觀察，一以廣州卿先生之意為準，則亦可見於茲矣，得君諾之而未能全

納余之勸告也。

民國十六年 丁卯 卅八歲 一九二七

陰曆歲除抵南昌，閒三日往謁靜江先生，翌日蔣公自牯嶺歸，偕公展往見，談約一小時，對

北伐局勢及人心趨向與此後對外人心及現浙政事方略有所指陳，又二日，蔣公再約談，堅勸

余及公展入黨，余等以黨的政策與主張之未盡了解處提出請教蔣公，蔣公一一解答，余等請給以

考慮時間，蔣公說「君等來此，精神上早為本黨同志，入黨與否本無關係，然國民救國為人生天職，加入以後

則力量更有發揮之處也」。

二月加入中國國民黨，隸組織部直屬區分部，蔣公及陳果夫為介紹人，公展亦同時加入焉。

公展旋自南昌先歸，余以蔣公之囑暫留，且遷入總部西花廳居住，當宣張總參議岳軍許

居，而對門則黃膺白先生之寓也。蔣公每三四日必招往談話，間亦囑代擬文字，在南昌為撰

之告黃埔同學書，即蔣公口授要旨而余為之起草者也。在南昌所見要人有譚組安、李協和、陳公博、朱益之、

郭沫若諸君，而鄧演達則以時間相左未得晤談。蔣公詢余此後之志願，余以仍回報館作記者對，蔣公挽之。

三月，白、何、呂、黃、朱、熊任之（謝傅衣同行）往，旬日即趕往羅店，則上海已為北伐軍所克復矣。

時事新報及商報均欲余任主筆，見面復邀任，余以商報已無可為，時事新報亦情勢稍殊，皆却之。

四月，以邵元冲、張靜江先生之薦，被任為浙江省府秘書長，赴杭視事，屬員獲殷，以馬其昶為主事撞，不久。

其所為，不過為應文人，幫助宣傳事業，遂於五月下旬辭職赴京。

到京後，任中央黨部書記長，主持秘書處之事，長官為胡展堂、丁惟汾、陳果夫三君，余時意緒消沉，不熱心任此職，然我不能任，數月之間，去意縈回，改入公務生活，實覺個性與體格之不相宜，亦覺

者至深。今以事實與理想相印證，乃覺黨內之意見紛歧，基礎殊未鞏固，余所謂長期革命之

多艱，常覺憂之不置。八月，以黨內紛糾更趨，蔣公為求黨之團結，毅然宣言辭職引退，以

促成團結，十三日蔣公發表辭職之宣言，辛酉出都，余亦於十八日離京返里，以侍母疾焉。

十月，仍由鄉返上海，以潘公弼君之約，再為時事新報任特約撰述，每旬日寄社論三篇，月薪百〔元〕

捨金。所寫之論文，以說明黨的歷史與黨的制度者為多，間亦對左派的政治之論有所指正焉。

冬，蔣公復避日本，事先曾屬張岳軍詢余可能同行否，但知余■不諳日語而罷。

民國十七年　戊辰　卅九歲　一九二八

一月，蔣總司令以各方敦促，入京復職，方整軍備，繼續北伐。余亦被約同行入京，仍住京寓鐵湯池蔣公館若干日，繼又遷居總部之西花廳，曾文正公舊所居之庭也。蔣公有命余任總部秘書長之意，總主　大約詢，余堅辭之。立夫為余遊說曰：陳君書生，繁劇似非其所堪，不可強以要職。蔣公遂罷斯議。其時任辦公廳主任者則吳思豫君也。居西花廳時，蔣公嘗召余談革命前途，對余多所啟迪。一日問余：君自擇之，願任何種職務。余謂余之初願，亦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必能有涓滴為公之助，此機關重職，則非所能也。蔣公笑謂何能以君為■私人之秘書。已而中央日報社長潘宜

之來京，蔣公告語仍余為中央日報主筆，與中央報長彭浩徐先生任編輯部之成績甚佳，何可以余代之，遂亦堅辭焉。留居兩月辭歸，臨行備辭，仍請蔣公助成余出報之志願，蔣公許之。回滬以四月與時事新報訂合作之約，電告蔣公於行前，得覆許可，遂以余為時事新報總主筆，主持、撰報之社論。

在滬創辦戊辰通信社，使滬報業人員有安插，然非余志所存，蓋通信社亦從此也。

與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陳果夫之輩，辦新生命月刊，後由佛海全權主持之。

八月北平克復後，隨蔣公由南京偕戴傳賢、趙戴文、力子、王太夫人、致祥諸人同行，途中起草祭總理文，抵北平後為西山碧雲寺為蔣公撰擬祭告總理文，仍留旬日而歸。　是年余適卅九歲，

民國十八年　己巳　四十歲　一九二九

仍任時事新報總主筆。　余在時事新報，專門主為報者，蓋業主張余及王新命二人程形（當時我尚未入主其他的對革部）無信仰，思想複雜，又不明中央政策（只談報館同業營業等則反對本黨黨部同事。）（路之真實情況），隨意抨擊，以唱高調為能事，而社中主持者又唯以營

利用圖謀君之術經理，亦相與爭較而已。余在社會上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統一國家為主。擴張討伐武力，平實一般以為不能且需相對之勇敢，與中央論治則以為如此負責主統一國民紀上頗為有效也。（民國十七年）五月三日，國民革命軍抵濟南，日本軍閥橫加阻撓，演成慘案，慘殺我官吏，殘殺我民衆，宇內激昂。余首撰「暴日屠殺」一文，以示國際人所查，殷思興師

軍閥未除，國內尚未統一，何能對外開戰，乃轉移論鋒，倡為「統一第一」之論，督促國民革命軍一意北伐。地因民忍辱負重，徹底團結。時有民衆日報者，以利有勸誘作用，大唱宣戰之論，與時事新報相（攻甚烈），然無以折我所言。其後國府主席譚延闓以宣傳方針寄予滬上查報導之，乃與余所揭櫫者合符。（滬上論壇亦以時事新報）非民國日報之比，認為此論正確，相率共鳴。蓋在

是時以未嘗捲入社會之黨，國難當頭，更無非難之誠，國人多方響應，而後其努力乃大也。

本年春，以滬市黨部代表資格，參加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監察委員，事

先，余曾拟议，凡入党不满三年者，概不得当选中央委员，以绝侥倖竞争之风，而保持党的纯粹性。此之倡因恐引起争议，未予提出。及选举揭晓，又复上书胡谭诸公及蒋总司令力疏，以共党中向浏既被选者，不得就职，卒未获许可。余以主张不遂，且深表党中央，时以年轻地位而多事，故对于当选，滋以为憾焉。闻票之多寡为决定者（谈后与同志述因此表示，而君曾以为然）。

七月随蒋总司令再赴北平，时本新报社编辑、编撰，则托程沧波君代之。此后此工作乃记录北方党务与汉卿（学良）等商军政要计，力子先生因事未随行，故蒋总司令调余及周君佛海（时任中央政治训练部主任）同行。在平，约留二旬，起草讲词及谈话等若干篇，且通过平郊名胜，觉此行甚有意义。及返南京，即闻张静江先生提议，以余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盖大学区制取消，蒋梦麟君调任教育部长，浙江大学之教育行政事务须移交于新制之教育厅，静老商於张晓民谈公，均主以余任之）。余

不情願之且厭惡新聞界久矣其業，自信（以過去之成就，若假以政力）可為本黨增一點宣傳力量，聊以往政功

於[redacted]必遽遇之。相同命之下，[redacted]即向蔣公（表示不就，蔣公堅留余去，辭意乃）[redacted]向中央政治會議而得之辭，並切不

蒙許可，遂於是年上升稍後再請辭焉。

是年五月七日（舊曆三月廿八）楊崇生。

是年為蔣公撰文字甚多，「革命與不革命」、「三民代表大會感想」、「今日本黨中幾個重要問題」，以及去年時對新聞界談話、「報近美記者團」、「與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皆余所起草者。

八月就任浙江省教育廳長。余於是日辭去是職，其於擔任者，則以付

事新報主筆[redacted]吳謂余必以入仕為榮，張君竹平（總經理）見余即以升遷相賀，余必疑其（意在）借

此位余離社以維持該報之所謂「中立性」，[redacted]の不欲再任時事新報之事，此乃一原因

其主要原因，則靜江主席以瘧疾之身，兩次遣官屬相訪（謂君情性溫和，且待人誠，吾浙省府正需得一味甘草以調和[illegible]政，間乃采）[redacted]（去於熱）材料尚不可辭言之

懇，感於氣誼，不忍過拂其意，遂向新館辭職，改為嘗試焉。

八月中旬到杭州就職，以省教育會舊址為教育廳。任鄭[illegible]瑄、[illegible]李[illegible]、林[illegible]叔為秘

（五四）

畫，既設立第一科長，羅迪先任第二科長，趙步霞為第三科長，鄭叔亞為第四科長，並任命督學四人，用人取超然主義，以打破學派觀念為整頓之根據。對於省立各校，則整飭其舊，教育界中人皆以余之作風為非其他科所及也。（或謂舉即付此以前高校同學時勢力增大，而余所引用者，乃祇何國光、李子楫、張任天等三四人，且均為科員，對於偏頗以為累。）

九月起移家寓杭州，賃湖濱慶安莊暫住。　年終四里一行並嫁女家治喪，紀念四十初度，思所寄之為言。

民國十九年　庚午　四十一歲　一九三〇

仍任浙江省教育廳長　余於教育行政，未感如何興趣，入手之處，期於安定中謀進步，故對內似偏於無為主義，僅主社會教育方面創立一民眾教育實驗學校而已。其於省政方面，調協各方，疏通隔閡，並力陳人民苦況，與對省府相處於靜江主席、財朱家驊不偏

盡心力，若叔謂余生有府县之職責上可以勇於負責，而對社會應之本職則未免過於清楚，■，余亦自承為不諱也。

是年春第一次全國運動大會舉行於杭州，撰大會宣言，季陶以為有寒歸居之文■者。

移居於小蓮莊，劉翰怡先生之別墅也。頗有庭園花木之勝。

以有貴考選留美留學生四人，分習應用化學、礦冶、土木工程、電機、機械■及水利諸科。

是秋之間，以西北軍閥抗命，閻馮聯合稱兵，方隱海珍之戎役，前線司令督師柳河，辛苦備至，力子佛海均相從於戰事中，起居失常，甚至飲水不繼，辛五六日不將混，其苦可知。及九月河南鄭州，力子先生已疲甚，乃請於蔣公，命余即往替代，余既抵鄭州，而開封以下渴年大軍校識，戎役遂告結束，余從蔣命撰擬文字一二

但外告中央各同志書及本措告各界社業。

篇，旋東還，留京小住，後隨蔣公往居廬山約一星期，仍回杭州。

出席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奉命借葉琢堂先生勸辭不就，浙省政務，專任

建议筹备会事，吴稚老力赞之，（静江亦随即许诺）乃完满解决。

十月浙江省政府改组命下，张静江先生为主席，委员均更动，余仍留任，然静江先生迟迟未来接事，余亦每逗京沪间，不常在杭州也。

十一月接行政院秘书长电（咏）即赴京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车往谒，乃知蒋公将自兼教育部长而欲调余入教部相助也。教部之组织，由于李（石曾）蔡（子民）两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素视蒋梦麟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对蔡不满，且对于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蒋之因吉祥（胡同适之系）与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动大学）、褚民谊（中法大学）（上海法学院）、郑毓秀（上海法政学院）及萧蘧（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等处办学，成绩极不佳，且常蔑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难堪，于是大肆攻梦麟甚力。吴稚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乃提议以高鲁（天文学者）代梦麟为教长，蒋通过矣，而胡

居党之元老，反对者目為学阀，印為学者高鲁何人，可託以教育行政之重任，此豈不羞天下之士！」蒋公不得已，乃請於高鲁未到任以前，由蒋公以行政院長名義自兼教育部長，而以李書華潤章為政務次長，潤章則不曾為先生所提挈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統中為最純謹公正之人物也。蒋公既自兼部長，因欲以余任次長，故由吕秘書長苾籌邀到京相商云。余既至京，適開國務会議，而蒋公在牯嶺，余乃走謁戴季陶院長，始悉國府已内定余為常務次長云，念教育行政非所素習，而此職將調和兩大勢力之間，尤為棘手而艱鉅，不知何以副蒋公之望乎。

到京之第三日，接蒋公牯嶺來電，邀余及立夫随[illegible]往廬山一談，乃與立夫自京乘新飛機前往，此為余第一次乘飛機，既至牯嶺，蒋公促余早日赴部接事，且命之曰：「教育為革命建國要件，凡事當請教於吳李諸先生，毋為陷入派别之見，總之

不可拂本黨同人之志，亦不可一味順從本黨之意見，宜以大公無私之心，斬絕一切葛藤，而謀政治之整頓與改良，至於胡府內之新舊兩派（之整肅黨風），則須排除萬難以貫徹之，不以人事關係而稍有遷就也。

回杭州後，決來應聘，邀蔣叔平、稻西先生（祖望）入教部相助，廳事仍托廳長張道藩。

為此任務，余即與之赴京。

十二月接教育部部長、常務次長、[illegible]次長劉大白先生（成為移交的四則，部中）時前常務次長朱經農君乃協同編審，擬出之際，因與趙述庭君相助之力為多，趙君，林部居係之老友也。

與教務次長李潤章君商定部事手續，凡以至部長名義者發之部令，均由余之會簽負責，普遍以時稍其預稿，因蔣余時到部也。潤章篤實長厚，初相過猶不相知，經此時後，始知其忠白無他，因乃重其來也，遂極相得焉。

至京，依家人處中央飯店，開一室以居，未幾携眷屬同住，所居不過旅舍之三等室，僅前加一書桌而已。友人過者，常笑余為真能吟書為侍舍者，余非有所矯飾，實以性不適於從政，常思有機會代而去，故全家人居滬，以免遷徙之煩，此種僻性，亦合情理，且素好靜不好安，對職務方面，則亦無事有所騖急，即星期假日，亦常回滬寓，一歲中僅歸省六七次而已。

主教部常務次長任內，以處理學潮及調整大學教育方面較為盡力。(一)整頓中央大學，停辦勞大附中，並發勞動大學停止招生之命令。(此事滬市府協助之力最多之)(二)平定清華大學風潮。(三)厲行國立院校會計報銷。(四)整頓光華大學，以部令停止招生基之積弊。(五)整頓上海法政學院及中法工學院。(六)解散北京俄文法政學院，調整此

平大學共識、(以沈尹默先生任校長)至於中等教育，則以重質不重量為主，對地方教育行政，以整理學區及普及小學教育與民眾教育為主，獨對於社會教育部分，余主張質量并重，而司長李蒸雲亭專務擴充民眾教育經費，以李次長信任雲亭，余亦不得不取同一態度焉。

二月二十八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見關係(反對訓政期約法及國民會議)辭立法院院長職，屏居湯山，繼遷入城後雙龍巷暫住，此事頗引起政潮，黨外人士尤資為譏刺口實，余在京目睹其事，深為本黨前途憂之，更有感於十七八先進者意氣之盛，執政當局負責之難，益視政治生活為畏途，我因欲請勸蔣公引退焉。

六月舉行中央全會議，蔣公擬赴南昌主持剿匪軍事，中央決議以李次長署理教育部長，而任命余為政務次長，錢乙藜昌照為常務次長。余繼被推任為中央宣、

任、部、部长、其部长则刘芦隐任之，而另一副部长则程君天放也。

五月得留法国友人来电云：弟、叔、以、肠、疾、殁、于、巴、黎、病起已久而不以相告，卒致客死异域，闻讯悼痛，几于晕绝。四弟方任职于中央大学史学系，得原函遽寄来，为以出殡费，四弟闻而大恸，以道远不能归骨，乃留托邵鹤亭兄与汪君寻为葬于巴黎，此余毕生一大憾事，亦毕生一最大伤心事也。

是年夏长江大水为灾，居南京度夏，有如深秋。

秋间拟为洪弟分析田宅，规定期与洪弟同归，且准备一切矣，讵变起乃不果行。

九月十八日日军突攻瀋阳，瀋阳沦陷。蒋主席闻讯当即赶回南京，变起非常，全国民众激昂，社会舆情皆集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满中央者群相撼，复推波助澜，以表对于政府加之非难，蒋主席为本党负重，为之挽回政局，乃非能与之两立，终

对国际之公论，一面由原有局面，节节抵抗，并求此年将进行之战事，为连续之作战，
日军强硬进攻，以至大地日广，乃有相持状态，而外交形势亦转好矣。
淞沪事变起後，中央宣传部事务极见重要，部长刘芦隐久不来京，余与程君天放乃
不得不负责任事。自是余遂以教育部次长，而兼代中央宣传部部务，一切与天
放协商而行。天放对国外宣传负更责任，而余则对于宣传方针之决定与国内宣传之
指导负其责任。两人分工合作，至为和洽。其佐理者为[illegible]方希孔、朱云光两同志，亦会
克之尽力尤多。
中枢设特种外交委员会，戴季陶、宋子文两君分任正副委员长，余亦被指定为委员会之
一。每日必开会，外交部长次长罗文干列席，报告消息及使领馆情报，商讨决定应付
方法，由外交部执行之，首须起草文件，戴君辈以属余，故每日上午十一时往会，毕则

務已教育部出於一方面，而學生則將集中央黨部，即晚間亦往往集中央黨部辦公，常至十一時始歸寓。　蓋國難嚴重之時，由各地來京請願者不絕，未據集會於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提出種種要求，有不遂之時，往往從中煽動，甚至與政府以難堪，但蔣主席始終保持中和嚴正之態度，對青年學生絕不取壓迫之方式，故兩三月間，至京請願者無慮五六萬人，而卒未發生一次衝突，其行動越軌者，亦只以警察徒手驅散或彈壓之而已。所謂粵方要人之在滬上者，則秘遣成隊學生，無間以入也。此時期中，余在職務上偏重於宣傳方面，間亦奉蔣主席命，辦理對外文件之擬稿，每日工作常至十二時以上，所最煩心者，則身為教育部長，未能助李代部長平息學潮，致使首都要地學生毆辱中央大學校長段錫朋事件。

國聯行動遲緩，英美亦未能有效，日寇益囂張，反政府分子之結合破壞亦愈甚，中央

蔡锴（将军）及陈真如专力主联粤合谋团结，汪、蒋、胡三人以内部不谐说一致，以对外（此是当时思议）请胡汪孙以及粤系要员共同来京开会，并任执职，副（於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粤方选出之中委）然胡谓非蒋公先有辞职表示，不允来京，因於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会正式提出辞呈，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併辞去，常会接受辞呈，遂任林森主席代理主席，陈真如代行政院长，而十七日邀要员科及粤方诸要员同来京，然胡汪二人仍称疾未来，仅陈璧君先来耳。余是年在京，意甚不乐，每思引退，曾作记者，或赁屋自给，故寄居旅舍，不遑赁屋，及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期近，乃觉中央级居不可久住，否则应酬谈话将不堪其扰，遂移赁梅花巷一宅以居，及蒋主席辞职，乃决心共同引退，遂我初愿，不料行政院最后一次会议后，发表余重回教育部长之任，两次固辞，均不获请，甚为懊懊。及第四届期一

次全會將開，被推為全會四秘書之一（秘書長吳鐵城の秘書者曹仲鳴、吳奢採、程天放及余也），方知余此回億，乃於全會秘書處全體會中，黃覺寧母男限依然森嚴，吳君甚至提議文書組事務長寧母各推一人，如此相猜，無內太甚，遂於十二月二十日夜謁陳蔣公，即夕來裝，留書鐵城先生，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潛然遁滬矣。計自去年十二月廿二日抵部事，以離京之日適滿一年，可謂巧合。先是陰曆五月間，未再赴京任國府參事，某日偕同君海先生謁若於雞鳴寺，余求得籤，旨籤問何日可辭官歸里，籤語有「一朝丹篆下階除，珠玉盈懷滿載歸」之句，籤解有「官非宜解」之語，余見同籤解時，與若袁云：「於官不宜解」，則無解官之望也。吾哥曰：「不然，曷不作三句讀，即『官非、宜解、當辭』，即應以所解乎。」余乃恍然而得之矣。所謂「滿載歸」者，殆即緣滿一載乃許出辭耳。自是常為友人言之，而予佛海志帝世人均知其事。至是果驗。

自京歸滬以後，快如重負頓釋，每日對妻孥閒談，或市小食共飲，或出游，甚悠閒適

然魯主席[illegible]已先赴任，屢催余到杭接事，雖不得不敷衍不幾耳。

民國二十一年 壬申 四十三歲 一九三二

一月赴浙，接任，秘書廳長，（唐高蔚然學廬）書表鐵城大先生及蔡叔雨先生為秘書，（兩先生以習學詞翰秘書室服務）陸步青、羅迪先、張仲元、李石樵為第一二三四科科長。

蔣公來杭，居住約一週，汪亦來杭相會，於蔣公庭邸見汪先生，汪為余常召往庭談話，意極親懇，友人謂從之對人往往如此，然人多不信其有真誠也。蔣公甚親信，有金陵大學學生，平時人來請願，當在嚴詞責出，習辛回年每日作戰，蔣公自以在野之身，不復延見，為余及許紹棣君勸止之，諸生乃歸去。

一月下旬，布置廳務大致就緒，回滬稍作休息，然滬上日軍屢作挑釁姿勢，情勢極

閩又藉僧無理取鬧，要求取締排日運動，解散排日團體，甚至甚焉，令退滬杭軍中央。遂於一月二十八日回杭，留眷在滬，殊不放心，乃未及二日而一二八之戰事以起，一家七八口，均賴余婦獨承其責，滬杭電訊遲滯，久之始通，旋知暫避於合衆公司樓上，於陰曆年底婦甫返里，中間曾傳余婦（被困）而失蹤，主杭同人為之焦急不置。二月間曾返一視家人，見無恙，決整裝再返杭，蓋滬戰仍繼續進行也。

一二八事起之前四日，南京政府改組，行政院長孫科辭京赴滬，陳友仁任外交部長，高唱宣戰，蔣公以既發表「攜手外交」之論文（即元沖社論稿，而余承命潤色之）後，不忍中樞搖攘無主，乃與汪相偕入京，共同負責，既抵京而滬戰（即）起，即日決定政府遷洛陽，蔣公以出[?]設[?]延[?]主中樞，仍回京坐鎮，並督九軍與第五軍（八七、八八兩師）作戰，當時一般輿論震於蔣（光鼐）蔡（廷鍇）與十九路軍之宣傳，均以為祇有十九路軍能

抵抗，慰勞之，俾約以必遵十九路軍之節制，然第五軍參加作戰，總不自暴，蔣公曾

電張治中軍長曰「在前線切須讓功於十九路軍」，務期殲敵，如此有所爭競，即有不

能堪者，亦以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毀謗

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前線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寧日之事，此等

與十九路軍同一血戰，實現其無數之流血犧牲，價與……此電文祇記其大意，詞句與原文或

有出入）字字精誠，真膽注之，而動鬼神，此誌之

三月下旬，以蔣公電招赴南京，見市況蕭條，政府各機關均僅有駐京辦事處，

要人多不在京，余承命代擬覆長官之命令書（答來書不違）擬要不增軍隊之重難，

後奉呈朱益之（培德）因轉示新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新呈（此事亦經朱益之何敬

之兩公切勸，蔣公允就任，故亦未發表）居京晉而轉杭。

軍事委員會政工處,余任秘書長,兼中宣部代部長,余奉電至漢口面承命,
以仲容先生已於此時調司令部之秘書長,未可以分身兼名而今秘代行,書不
覆,經國藉以介人傳語,為余專心主持教育,甚不為何耶,仲容為自某要患。
余以此重任浙教廳長,實亦甚違本願,然為謀安定本省教育,而建廳呂君遜和,
財廳周君枕琴,建廳曾君養甫,成省委,協力輔佐黃主席,同甘■共苦,
戚從事政治,史默以蔣公重視華浙轄境,謂為軍國地方,培養實為足以根本御侮,
余之不自不當勉自效焉。歸任後二月,余知浙省學風,承已八事之時,浙青浮
囂,言動趨向,殊為表面,安定教育秩序一文於浙中,余教,以示整飭學風之志,同時
對於師生則分頭勸加視導,並作以親身指導,表彰其能業與優秀者,並予嘉獎 有李微
歸職同人家加臨校(防止社外惡勢力滲透青年)中,指導無事,浙省學風未按軌序,殷勤安定,無可乘之機,並亦或

鎗■還，不久遂復舊觀。

是年夏仍還入山，還莊與大哥同住。大哥是年■■■■■■■■（遺產田畝而獨留於鄉），兄弟最多過從，四弟任省立圖書館館長，六弟專事攻讀，最為■（骨肉相聚）之樂。惜余夏付成慨，未能相扶，哥前詩文藝為可惜也。　夏間見惠翠兒畢業歸來，挽同住，彼兒已五歲，能認方塊字，分發田房，常携兒出游，余第一次來杭任事，不常作湖山之游，是時始知游息與作事不可偏廢，每值休沐日，必帶登臨■（游覽湖山）觀全貌，西湖十景■■常有余之足跡焉。

浙江財政以債務費支出為多，收支不■適應（數未能），二十六年度之概算，偏劃難適合，建廳專務擴張事業，財廳則不得僅為經費之適收且經，而中央方主時中布置，因此，（浙省）■提則經費日增，以致縣鎮舍繳久之無結果，魯主席之舊■■遂，未能裁

決，今有信宗緒之議，厥從教廳及教育費作始，直依據國經費，凡事業經費，均以八折及九折分別扣減，而國防建設則十足支給，計完成。曾君屢向余教育方面如何刪余，若教廳能行，則其餘各廳之減，卒無分別建議，專攻擊教知之謂余，與文君勇亦作有益之一語也。與教育界人士亦無諱，有李君叔，卒照此實行，各種經費均照九折扣減云。

夏六月舉行中學畢業會考

中央政治派教育系畢業生雷震甲、趙祥麟、何清儒、劉五書等七人來浙教廳實習，余與黎叔及各科長為釐定課程與實習科目，親自指導。凡實習七週而畢，均派往各縣任教育局長，而趙祥麟成績特佳，派為省立嘉中訓育員。余此次來浙任教，對中等教育頗圖充實，為適應師資需要，本年先籌設省立師範一所，而對省立杭高中學則分別整頓之。

民國二十二年 癸酉 一九三三 四十四歲

在、浙、任、教、育、廳、長、職、

二月長城戰起，蔣公北赴石莊督師，電余北上，乃與王大元由汴來平，此行先赴石家莊，陳果夫君亦來相會，嗣因赴、保、定、駐、軍、十、餘、二、星、期。以平軍分會設

本年在浙教育設施，積極方面，仍無如何開展，惟基礎已立，行政方面與教育界相互瞭識益深，政令推行，較易為力，其犖犖大者，在高等教育方面，為考查留學生（省費）成績及充實醫專之設備，在中等教育方面，籌設湘湖師範（初級）及省立農業實驗學校（在金華），並舉行訓育會議，在地方教育及初等教育方面，則提倡師資進修與經費整理，暨學度，並指設鄉村小學，在社會教育方面，充實省立圖書館，並籌办電影巡迴教育。又科中以第三科（初等教育與地方教育）最有成績，三科科長張任天出任縣長，以趙季俞代行科務。

（立，以學良辭職，敵人[illegible]戰，乃[illegible]蔣公於北平罷所，赴任者約一閱月。）

是年擬請省府撥定省公債百萬元為擴充職業教育與師範教育之基金。

自去年起，每值初夏，即患小疾，精神疲滯，心緒煩亂，往往因之失眠，今年更甚，診後服藥調治，約二十天始愈，並覺腦力漸衰矣。

舉行第二次畢業會考。

蔣公來電有邀余往南昌協助筆札之意，且聞已物色繼任人選，盼余能於學期結束後前往，余遂[illegible]結束廳務，

六月，兩次電行政院教育部辭職，並請教部以江浙兩省教育正待多才，挑選堪望者繼（不宜高蹈，請予蔣公）留，湖南蔣公又來電囑繼續服務，乃打銷辭意焉。

夏回慈谿，為先祖妣書寫人祝百齡冥誕，三家子弟咸集，住留一星期而歸。

是年冬，福建有人民政府之變亂，蔣公於事變萌時，竭力勸導，不欲以紀律相繩，乃變亂終於勃發，蔣公急調兵籌策既定，（十二月）即蒞杭部署討亂軍事，凡留居一週，而後由浙入閩討逆。

時適其太夫人七十晉壽，余以身主席，未得往奉化拜祝，而蔣公則未[illegible][illegible]（歸家）也。

民國二十三年 [illegible]甲戌 四十五歲 一九三四

福建人民政府之叛變初起時，浙江與閩毗連，最為反動分子之注意，而軍事運輸及補給，亦須加緊籌劃，吾主席以公路關係國防至要，督促各廳，就地方力量所及，由中央予以協助，其財廳則籌措經費，建廳則協助運輸，（杭江鐵路運軍運數

章之限而迟迟制作之（一主团）而教育方面，稍有亦有论人陷入活动者，多有防止，卒告无事。本年两月，西乱事遂平。

二月借召集各厅长（并各省地专员）回赴南京参加行营所召集之十省行政人员会议，苏浙闽赣皖鄂湘豫陕甘各省之建设、民教两厅长均集（及了部分行政督察专员）。住南京花园饭馆（在庐三天），开会约四日，讨论者财政及民政教育设施。蒋公出席（主持）致词，以生聚教训、明耻教战，勉励与会诸人，谓期以五年中奠其立国防建设，方能雪耻图强，完成革命也。

在牯岭主谒蒋公，最后一次，蒋公告余，谓行营诸务增集，政事有杨秘书长畅卿，军事有熊主任天翼，惟文字撰拟，尚无佐助之人，实需如君者在余之左右，浙省教育厅事，▇▇▇▇如可兼任为我，以秘书代行则更佳，否则可另保一人自代，俟之将来再相助，且亦不必急之，俟半年结束后再来亦可。余感蒋公之意，遂先由杭赣朋旧，但不欲

居何名义耶。旋即拟继任人选四人（程天放、余井塘、黄季陆、许绍棣）请择定其一，蒋公谓即以黄君继任可也，嘱迅断待电命再来。

四月再得南昌电，乃结束厩务，并到京谒教部王部长雪艇，为提院议以黄季陆君继任。雪艇甚惜余离职，言之再四，遂婉抗坚辞，至二星期后始得请焉。

五月，赴南昌，任省府招待所，蒋公拟组织设计委员会，主任设计委员者，蒋公破格罗致各界之青年有为者，俾作研究设计审议调查等工作，而一面即训练之以期成材者也。惟当年议委员制，揭然以学识文章者选。今以余副赣，蒋公任委员一如名义，其后会旋去安，故照委任制，以委任属余。余为知此会职权起集体合议，委员人数达二十人，然事先监，实其有当间名额无法明确分阶者，寥寥四五人而已。坚请收回成命，破以无此义之身，留赣服务，蒋公不许。乃加任经管其办副主任委员，请会中同事者

由副主任理之，渐但助余笔札，并罕思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具备谘询而已。

五月随蒋公回京，参加军校十週纪念典礼，返牯岭小住，寓孙夫孙君家四日，撰《十年来之回顾》一文，在京事毕，仍回牯岭，购得宁都三魏集及王于一猷定文集各一部，寄赠外舅。

七月到牯岭避暑，允默携两儿同来，赁屋河西路五十四号，晨夕出外观览，颇得游眺之乐。是夏蒋公亦至牯岭，设计委员会同人均迁来，以图书馆为会址。余每週去会三次，综各委员会经研究呈会中日常各事，均交给副主任办理之。其时蒋公所注重者为精神教育与国防建设，余每入谒，必见图表方案堆满几案间，蒋公每日披阅文件，发号命令，听取报告，核改方案，治事时间常在十小时以上。更以暇时召专家讲述专门问题及国际形势与东西洋历史，演讲界与学术界人士渐知蒋公谋国之苦心矣。余渐在左右，愧无贡献，惟承命修改讲词及审定自反录二集之初稿。至八月下旬，忽患脑病，每日头眩心跳，且常有微热，及九

月初，乃請假回杭州養病，住小蓮莊凡兩月，始稍愈。

十二月赴南京出席第五次中央全體會議，居京三週，以蔣公回國措，乃復返杭州小住。

民國二十四年　乙亥　四十六歲　一九三五

一月去奉化溪口住旬日，撰「敵乎友乎」一長文，携至上海，以徐道鄰君之名發表於外交評論雜誌。此文之作，蓋欲暗示日本以中國決不可屈服，日本決不可不認識東亞安危之至計，乃日本侵略無止之國論開一新視野，而痛斥其野心軍閥之無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要稍緩其凌侮之氣勢也。既發表，內外報紙相轉載，日本之報紙雜誌亦均紛紛轉譯，此文引起一時之注意。本文以日本方面亦漸有疑此文乃當局所授意者，然皆將信將疑，但至少與彼邦囂張急進之少壯軍閥以一打擊云。

由溪口回杭州小住，即去南昌。在南昌度陰曆年。讀陳后山詩注一冊，日日諷誦之。旋奉蔣公電

召，与杨畅卿同赴牯岭，住牯岭约旬日。南昌行营结束，改设剿匪总部于武昌，余所任之设计委员会职务，以蒋公指派而解除。在牯岭时，蒋公决定修改侍从室之组织，分设第一二两处，第一处设第一（总务）第二（参谋）第三（警卫）三组，第二处设第四（秘书）第五（研究）两组，命原任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君为第一处主任，而以余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研究组设秘书八至十二人，以设计委员会原任设计委员徐庆誉、张彝鼎、李毓九、高传珠、徐道邻、罗贡华、傅锐、何方理诸人任之。（侍从室之组织始于民国二十二年，最初由林蔚文先生任主任，后由晏君任主任，其原来编制为第一组警卫、第二组秘书、第三组调查及纪录、第四组经理，另附设侍从参谋若干人）

二月赴汉口，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职。奉命兼第五组组长，其第四组组长则以原任第二组长毛庆祥君任之。（原编制第三组撤消，代组长萧赞育改任侍从秘书）第五组之办公处设

於漢口三北公司之樓上，研究工作分為內政、法制、文化、教育、國際時事、中日關係及經濟等五類，余知書每人任一類為主，並選一類為副。其譯著工作，則分英、法、德、日、俄等國文字，擇定分任之。居漢口二月，寄居電話局長官舍，蓋張君明鎬適在漢任局長之職也。陳君秋陽隨余（同住）住，編寫時局之稿，侍從室初成立，除五組諸人作研究工作須余為之規畫督促外，羅經之公事，大半分配至主管機關辦理，故余所司之事甚簡，以暇時閱通鑑及英美近代史。自三月起，始為日記，自是日日為之，未嘗中輟焉。

贛匪自去年為國軍傾蕩巢穴後，西竄川黔，蔣公先派賀國光（主任）率參謀團入川，（至是以川）[redacted]中軍隊系統不一，未能發揮清剿力量，乃將武昌三省剿匪總部事，委張漢卿副總司令與錢參謀長大鈞，而躬自入川，督率川黔剿匪事。楊秘書長暢卿偕行，命余暫留漢口，待命入川。

四月由漢乘飛機經宜昌赴重慶，第五組工作人員留漢口，派羅秘書時華代理組長事。居市廛約一月，寓上清寺陶園內之農村，與川中軍政界及教育界新聞界人士相接觸甚多，覺川人之聰慧活潑，實勝於他省，而沈着堅樸之士，殊不多覯，模倣性甚強，亦缺思向上，進步殊甚遲，凡事不能從根本努力，即軍人官吏，亦均文勝於質，志大而氣狹。對蔣公對川首以質樸誠信為尚，而標揭除匪禁烟為最大要政，省中軍政，仍重專事權於劉主席甫澄，以其人在川省軍人中較為崖謹自好，冀其有所成就也。余於外界不輕易往還，即相見亦不多然言，嘗勸川人尊重軍政系統，服從劉主席，以劉當防區時代所遺留之封建惡習，應共負中央整理四川之苦心。其時川中頗多策士，萃於各軍首領之門，交通游說，縱橫結託，而蔣公幕中隨行諸人，均處處持之以大，而初時尚有懷疑不安之心理，未幾即相安焉。因田頌堯剿匪失機，蔣公申明賞罰，改任孫震為軍長，中央之威信更為之一振，剿匪軍事，遂

亦益見順利。

余到重慶約半月後，蔣公電赴南昌，以贛西共匪甚猖獗也。蔣公去時，僅携某局主任同往，擬於短期內歸來，故未電命余偕往，乃於五月某日偕陳辭修君與吳稚暉先生同飛南昌。在南昌駐住兩星期，寓蔣總司令部後之總部內，承蔣公命，起草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綱要，屢經修改，於八月間始發表之。在南昌時事務較繁，蓋楊暢卿秘書長亦常留守，其方承辦各件，有時間性者，皆須由侍從室處理之，而其中之組無諳習公牘之職員，不能不由余自為處理，與余於公牘實非所習也。

余在南昌之日，匪勢已稍戢，初時圍擾甚烈，尋竟逼近省垣，勢極猖獗，卒被擊潰，人心稍快。時王家烈已去職，蔣公請政府改組黔省府，以吳禮卿先生任主席（因

黔桂接壤，神仙先生與李白此人（有不誼，可免除心理上之不安）曾經流，李仲公、葉元龍、朱庚祜多任民財教建廳長，省府就職之日，吳先生監誓，蔣公親臨致詞，全省參加典禮，自此中央勢力乃得達於黔省，此軍閥擾政，百度凌亂，財用大竭，省府接事之日，庫存不及三千餘元，請於蔣公，撥五万元資助之，仍責成財廳厲行整理焉。

假日偕吳鼎昌先生往遊修文縣之龍場驛，蓋王文成公祠及玩易窩舊地，陽明墨蹟，留鐫壁間者尚完好可珍。修文距貴陽僅半日程，以遊其勝而歸，黔人士為余言，黔之有文化，蓋陽明實啟之，明以前之鄙陋，殆非近人所能置信也。

貴州天氣多陰雨，晴天殊少，居此稍久者無不患小病，飲水殆亦有關係，此行如蔣夫人及雅唐先生均曾患寒熱，余亦小病兩旬，會蔣公出巡無恆，余遂以病未能偕也。

居貴陽二週後，蔣公赴昆明，余以無機遲一日行。是日適為苗民節日，城外苗民男女無千

山口切告省城游览歌舞市所需公路、本年中央剿匪路线各驿经过民感、特备饼饵食品分赠之、苗民感大欢悦。是晚与陈辞修君盘谈署庭中作长谈、谈即飞昆明。

在昆明住翠湖边之金碧先生别墅、与龙修之重同寓、蒋公住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之旁院。昆明为高原，地势垲爽，气候温和，自贵阳来此，俨如重到江南，精神为之一振。（是由黔赴滇之飞机中，作家书二缄，托机师由利石回飞至重庆投航邮，西日而达杭州，家人均以为迅速出於意外）翠湖者，在五华山（省府）之麓，湖水不深而澄碧，堤上植柳，有阮公堤（阮文达建）唐公堤，仿佛西湖之有苏白二堤，旦暮游行其间，仿至昆华图书馆阅书，洵学子胜地。（昆明近郊西山及滇池，均风景胜地，余随蒋公于两日之游，并与龙公同至安宁温泉沐浴焉）

到昆明之日，省府龙主席设盛大之招待宴以迎蒋公，其余各厅之阅严者亦此年之居住空，是日宴请到者五百人，诚为极盛。席中忽晤袁树五嘉谷先生，乃余之高祖锦科会试任游提

荣使者也，相见款承于礼，袁先生为之色喜，介余通识省中之耆宿王九龄，周惺甫

昌蕤莽诸人，挹其言论，皆通达时务，洞明学术，研究精核，思想之高超卓越，自

不同矣。

残西至会理西昌洞微伏莽多，蒋公某日约龙主席同来飞机场，迎余所势，为之指画

进剿方略，龙主席自谓来飞机场者为第一次。翌蒋公在机中指画山川，[illegible]刘宗□方略，[illegible]。盖

其服从我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亦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契此

滇以后，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事，则龙君虚怀请

指导，蒋公则仅示大概，使其全权负责，不刻责以速效矣。今者居滇，亦多与文化建设

方面之人物往还，曾应主席请，在教育会对全城中学生讲演一次，与厅处长过从较

密者为建设厅张西林、教育厅龚自知及省委（前实业厅长）及富滇银行长缪

雲台諸人，而得君之言論識見，尤有過人者。民廳長丁兆冠君想猶舊，財廳長陸子安則極謹慎而不多言。然省府諸人之意志一致，則非四川之可比云。

六月蔣公仍轉貴陽回重慶，余奉命多留數日。俾秘書先生應蔣夫人之邀赴蘭茹遊覽，乘此車經鐵路而往，至開遠（即阿迷州）住山旅館（安南人所設）一宿，擬再前進而未獲諾。蔣夫人有小病，遂不果往，仍折回昆明，次日同乘飛機還返重慶。是日蔣公啟行時竟不知後途危險也。是日飛機途中遇霧，幾迷失方向，冒險低降，始辨途徑，安然抵渝。

到重慶不數日，即赴成都，往陝西街之行轅，於陽廬會之鄭君，而廣祥莊浪亦與（由成渝公路乘汽車往，小金道由內江改[illegible]中西府到達）余同為一棲，公文往返接洽，較為方便。已而蔣公命余兼攝秘書長承辦之事項，以存於地履歷，均由余詳閱再遞呈辦理，蓋欲示余留練政務與公牘，以資接洽與聯絡也。

是年秋中政會，以蔣公出外日多，漸有點紛亂停滯之處，行政院與軍委會司法方面之間頗多

與題較要並促和書長趕緊調節其間，期見相安而已。其輯先、羅志希、徐可均、蕭青萍諸人均為素有所相者，余均勸彼等以大局為重，宜盡棄疑慮（既彼此均為總裁所信任之人，尤應互相諒解）必中極表好者，否則負重托偏據[illegible]亦所從也。

是晨敵方在華北軍閥之團啟釁，對我政府會壓迫備至，要求撤退中央軍隊等，並附平津之郊撤除，蔣公從大處著眼，想臨陣總本一、二許之，自此第二第三者即均先後撤退而蔣先生常率憲兵駐平，亦調至侍從室所轄，本京郊移地我們進行，國京中軍精神憤慨，[illegible]氏每以自解於同志。蔣公於六月廿九日命華北一電文致中央政治會議，請何思厚以儲會職之主理，此電披露，何敬之奉[illegible]不負為表，遂無存本稿全譯云。

七月蔣公移為廬山，開廬山訓練團，調各軍官等地受訓，余亦隨往，任以我身之新聞事，所居為一小木屋，據實之住樓，僅為一數餘[illegible]其[illegible]五供[illegible]一八細書六已遷所

因為山間暑假訓練團之訓育幹部職務，余未參加訓練團工作，僅為蔣公所編訓練材料如整理講稿擬撰文告等。蔣公每週召集報閱青團幹部往三日，訓練極勤，間以歸付研究國防建設及財政經濟之方案，希稍事參考相論為云。

八月汪氏忽萌退志，稱病赴青島，蔣公以中樞無主，乃飛往廬山，命張岳軍先生至青島挽留汪氏，未得要領，乃回南京，出席中央財經會議，對出席同志痛切說明革命之環境及現狀與中樞無人之嚴重，並協同各負責，共濟艱危之理，京中空氣，始見轉移，余住京三日，遂東此分為四點，為先考七十冥誕，在家設奠，先一日由京返滬[illegible][借]名無因八姊子今春來歸，適遠路家人團聚，皆以余子叔獻千里外，乃得及時歸來為慰，姊妹料所及。六哥又為余言，請旅途辛苦，不經廬山川，得以關切先閒，宜勸為辛辛云。留家二日，仍轉滬[抗]回京。以陳君杜陽不堪遠行，有引退志，乃時約王崇素君以侍從室為秘書。

为宪法草案事，奉命访黄膺白先生于莫干山，归游山中，并与黄君谈王荆公而归——

九月到南京，与程天放、萧嘉武、梅思平、谢君研究，写宪法草案，并将以来原稿示吴经书熊详、

余等就立法院稿，详加斟酌，删成一修正案，又一星期而讫，遂携为南回，拟再赴

成都。此时铜像图已绘就，乃画名铭去扬眉。住成都又半月余，曾往福方嘉铺，往子休。

尹仲锡、周孝怀，终中有诸老。以赵君尧生、成都所谓五老七贤，乃一般人所谓为方正不阿者也。

十月初旬，蒋公新川，余亦自成都乘飞机还飞上海，晨从自成都起飞，经西安郑外都

停，又过郑州南京少停，下午三时半抵上海，越二日，参观全国运动大会、

十一月到南京，住中央饭店，参加六中全会，汪精卫被刺，入医院展转奋救，此事为南京中

政界以一大刺激，谣诼纷纭，久之乃侦知刺客为反动派王亚樵所指使，即汪之友人亦疑虑

冰释焉。六中全会宣言，其间兼词对余承命起草者也。

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於南京，其代表即以四全大會之代表充之。十一月十二日開幕，
林主席致開幕詞，言會所以承前起後者。大會舉行十日，蔣公有重要之外交報告，即「和平
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是也。大會宣言，則戴君
季陶草其主要，而會為之連綴成文者，此文自居撰，以五全名義經修改三次，只費二十小時云。
五全大會閉會後，選定胡展堂為中常會主席，汪為中政會主席，蔣公任兩會之副主席，並行政
院長。以顧孟餘為中政會秘書長（旋改派葉楚傖先生代），余為副秘書長。自蔣公遂兼負
黨政軍重責於一身。是年冬，僦宅於南京之靈隱路，挈眷移居焉。
大會畢後，余竭力心力支應，並以黨政機構改組後，人事接洽，甚感紛煩，一切仍因志，不
明蔣公意志，動輒以安置私屬者為先，而不曾計事之新舉，中政會下設各專門委員會尤為不易
安排，請薦紛紛，加以煩擾，我於神經錯亂，遇事焦躁，不能自抑，客座中常常出言

不遑未得遠顧，誠不稱也。遵暑行記，擬刪無數方，不得已以其書稿發表於南都文。蔣以

稿得為擬一月中鉅書手記書某僑先生日狀君我同志料理，通將今年与其往往稿存。

訖十一月中旬偕允然由京回滬，偕赴杭州各處，西湖何為山莊，与五妹字同寓。陰曆

歲除，中正校所居邊，訪見胡君叔庵，四弟匝思佛經校博物館典，余對之佛學甚喜其妙也。

民國二十五年　丙子　四十七歲　一九三六

仍任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國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

二月到京銷假，仍寓靈隱路。侍從室第二處自此始在軍校內有固定之辦公地址，

每日到處赴崗，常与組員每週舉行會議與談話會各一次，與各秘書多不明其職

務之性質，常感難於言事，或調查各機關狀況，或搜拾風聞之詞，或評某人員，或條陳

意見而實未詳考法令与事實，余屢為指示，而積習之難令驟予改變，此時尚不令余

焕然不安甚也。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改任錢大鈞參尸，晏兼侍衛長名義。晏自此調充西安行營參謀長，佐張漢卿主持西北剿匪軍事，蓋川匪已竄至陝甘矣。

蔣公既任行政院長，■，對內政銳意刷新，對國防積極準備，對經濟加緊建設，對財政金融亦整作非常時期之籌劃，而對日外交則多方運用彼國文治派與反軍閥之力量，使與侵略暴力相抗衡，務期充分爭取時間，以達成建國自強之目的。外交部既任命張岳軍先生為部長，即專意以與日本外務當局相周旋。且內部方面，除經常會議外，每週五官邸召集全精銳諸行全及行政院各部會■（長官）談話会，及特種產殖人才会報者一次，每四出席，唯日不給，又召集行政會議，開始根據政訓條陳，而社民生經濟方面，亦於中央半年預備（積極宜）謀利用以達成新和，故此半年以前，實為蔣公生閱世修養積極之時期，乃與■（與人）竟以■（中央）中央、猶作戰之名義出兵於綏境、察東又起一新興之大風浪，而西北剿匪（美其名曰），■日人侵入，亦遠東之而（作）何陳擾動之趨勢矣。

陳李白等之行動（舉事）既發生後，蔣公即呈中央，經全會通過，發表擬整肅西南之談話，■主張對日問題■張，在於全會中解決，一面電勸其等將入湘之師撤回粵境，一面即定本月召集全會之日期，乃其等仍未遵從，中央乃遣湯恩伯駐屯於衡州以北，師行神速，卒阻其謀使不得逞，其時中央各委員了爭領及馮煥章、李協和（唐生智）等均電陳李白勸其息事，而蔣公亦對陳法案懇切諭，電文往復不下十數，余此時執筆之役，亦較繁於平日焉。

三、四月間，蔣公赴漢，轉往西北視察，余隨節同行，既抵漢口，蔣公命先回，以余忠告陳白之意見函達孫哲生、王亮疇、許氏，到上海與李協和、亮疇、楚傖等共商於亮疇之寓所，得合力意見七條，仍擬歸中央執監會會中決之。

二中全會舉行於南京，決議以陳濟棠李宗仁等為國府委員，並常務委員，設廣西綏靖主任，以李為主任，裁撤粵桂特設之黨政機關，兩廣政令始歸統一，余旋謀被任粵省■主（後請）

任陳濟棠轉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離粵赴港，辭職之前，派陳維光師長來謁蔣公，蔣公是日準備書引，於一紙內草一長千以言之函，勉之勉之，其精誠洵足感動萬世也。蔣公是夏仍赴牯嶺避暑，籌備組織暑期廬山訓練團，嗣因內外時局多故，暫時停止。余以小病未及同時上山，約遲旬日，始攜同事三四人前往，先與晉留京者行，是年吟蒼先后俞樵峯部長之與入京通部任參事，亦攜眷與余同寓於南京斯和路。

余未上山以前，錢主任以第一處主任對第二處事直接指導，其時汪日章秘書已升任組長（此為本年春間在京時所定，蓋錢欲以廖祥為第一組組長，特保汪任第四組事，既擬改而毛不肯就第一組事，遂留任秘書名義，任從機要室兩年之主任秘書，此事錢本未商余同意，室不語予續與參從，與余兩和洽同事計，亦未與之計較焉。）某日有工兵學校請頒訓詞，錢不以告余，而示汪組長與張彝鼎二人同擬，既擬就呈閱，蔣公見其草率幼稚不可用，橫筆批曰「此

手文字，■亦不能申告生存程度，何待辛苦而始呈。錢以代余受過，其甚不平。余上山始知之，世江頭長竟無內媿之心，余付之一哂而已。

粵事既定，空軍黃光銳率全部來歸於中央，蔣公頒詞嘉勉，優待有加，惟桂局不定，李白二人遂不就綏署職務。中央乃改派李為軍委會常委，調白為浙省主席，而命黃季寬為廣西綏署主任，李品仙副之。不料李白於新命甫頒之日，忽來電表示謝絕綏署職務，甚至明拒中央所派之黃季寬到任也。蔣公為此事有儉東冬三電致李白，懇切勸導，李白卒不從，且備戰甚亟，桂省人心皇惑。蔣公又以粵中軍政待處理，乃於六月某日飛穗，抵地往廣州。余因朱益之主任等邀亦同行飛粵，蓋慕尹已於兩週前與辭修先赴廣州也。

到廣州後，■借寓於曾養甫同志家，備受優待，約住一星期後，移寓■李思芝局長之公館。旋因蔣公移節黃埔海關舊址，余亦侍從，同人亦隨往，住入昔年之校長官舍。慕尹與端納

居於樓上，余與第二庭職員居樓下之專室二室，蔣公益行政紛冗繁多，常邀余等之與公會聚

視，細細念蒐知是今晉之感深矣。一日開總理之處委某人查廣西，余乃急往謁之，余遂往程請

惜已於上年天目與何佩先總理之情，載母靈君而已。

廣西事久懸不決，蔣公以施之之寬容而忍耐處之，徐俟其長多方籌畫，蔣文席長亦舍中

籌策，李宗仁軍事上試作戒備，決不退襲，亦向使中央軍與桂軍相距甚遠，而居先生常為之探

鐵雲三先生更不得辛勞，飛桂勸導，（維護東民威威中央統志，宜年一部事允將領）是誠使方派別為事幹，事與各人息異，對軍事政府威

財政等有所請求，蔣公一一允之，且命（西江附近之）中央軍先撤，此一段也，中外人士之疑為者，為皆信出於一

觸無疑，蓋六年以來不無爭而發自國內解決，李作自官統部長，調蔣公於廣西，部長遂軍權定

成統一，蔣公關其利害，不待末議，先往請晤，詢不欲使彼有屈就之感，又與李同謀一顧，消息

傳播，薛海歡騰，此對國之本，對政界思想深而排擊之陰謀亦日熾矣。

余居粵前後凡一月餘,是時日方浪人到處製造事變,上海、漢口、成都、北海、先後發生慘殺殺害之事件,日方特派要索,世界矚目。而成都事件,且藉口此欲達到設置領事之目的。及北海事起,更積極對粵挑釁張,北方危局遂達於利用之割裂,彭多模胡新等我援綏甚劇。綏、遠雲蹄踏,難疏能久,何不日業謀法,出一任呈閱,蔣公由西北歸來,予以詳確之指示。承乏之際,重要國難,翻後半年,至為愉快也。主粵與林主席雲陔,合作協和,多有政方面,則與黃慕松主席所討論者,以財政上之建設問題為多。蔣公並派俞鴻鈞先生偕王儒堂部長來粵,審核省府之預算,至十月中旬營辦畢之。

當今之地,「擱日」事件既發生,我外部與之交涉,何不斷進行改善國交之談判,彼方更特其所提之要求,而拒不討論我方之要求,其中困難情形,非可言喻。王雪艇、張公權兩部長曾奉命來粵謁見蔣公,爲同長官武之觀目前粵桂局面,長江形勢已漸決裂,以蔣公乃偕萬一計,決辦招

得不屈與之周旋，乃決定離贛赴粵，主張和部長亦以為蔣公宜先到南昌，再出去，若一破裂，局勢不堪重算，余亦頗為是也。中秋前二日到南昌，余當時亦以為此雖穩妥，不知蔣公仍即赴星子，是夜宿精舍，余亦遂亦隨行。錢君滄適有便機赴京，余以戰事或竟不免，遂留雷（附機出入來山），

久[illegible]（因君未被某）廬山一叙，既知日方無議和意，局勢緊急化，乃決定用宋子文等[illegible]（時何某之部長召來此遞電）招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君

（佳回）南山，余与之商同換招中，因係以後中央[illegible]程君之商同，會期中有言者亞罗張君向

之石可破，張由滬改轉回為表，日方反響尚佳，事態亦將趨緩和，住山中一星期，自九江搭返南京。

舊曆八月廿日為先母七十冥誕，四弟等均在杭州，遂在杭州招罗等設奠追薦，余亦与之允

照習洪史先六日到杭，思均哥與六弟之婦，均自滬來，同為誦經祈福，是日家族

親戚到者四五十人，擬刊以留紀念，家人團聚，無過今年離自己咸念也。

余到杭之翌日，蔣公為於西湖林某宅宴客來，亦到杭小住，韓向方、楊虎城于学

忠誠將領為帝子文郎去手均表抗，中外對此甚為注目，而日人尤極注意，可為有重

大之發生。本年十月為蔣公五十壽辰，本黨先令方為熱烈擁護祝壽，蔣公卻之不可得，

於聞京中將有盛大之祝壽會，乃決意離京往華山之避。幸先謂余遠行太辛苦，但可

不必同行，惟口授大旨，命撰擬報國與思親一文，備於生日發表。此文余據往返上於緬

廬寓中撰成之。寄往華山，經蔣公親手整飾，酌加一段而發表。

十月下半月赴杭州休息，卅日與叔夫君同機飛洛陽，是日為蔣公生辰，閻百川

卿、徐次宸、傅宜生等均親來祝嘏，洛陽西宮開慶祝大會，演戲放煙，盛極一時，余方

祝壽之電，除僚友人士外，即封壽外，均自洛陽發表之。

居洛陽約一月，適值百靈廟大捷與日德防共協定發表，蔣公均有談話發表，南京諸

來洛示君者有張岳軍、陳立夫、張漢卿為方壽孔謁人，而何雪庭（兩粵靖定後）則奉命留

請無日不於公論黃(?)淡(?)美(?)經(?)濟(?)金融制度。被俄之蔡(?)君偶言趙(?)俊未隨路(?)入福(?)。蔣公

出版分期，對外亦明言注意，而對共產問題與新政策，尤多深思熟慮，全看本命(?)

探索諸(?)好與積極(?)發展一文，蓋針對中共中古之書者而發也。所謂人民神(?)統治新年(?)

來年之人之祇(?)稽(?)華書，如毛澤東(?)於此時，大有可之看(?)效，尤願多見可以直接者，有不可勝(?)命

以為不封切之詞矣。吾兄前於所撰一外交論文，題為國際情勢與中國前途，以呈政(?)

闡明中國不偏不倚之外交立場，以破除偏頗之謬(?)識。此文立論與張君(?)勱(?)先生共同相(?)論(?)

未見完成，為念念、懸懸、甚甚。頃晤(?)彭(?)如(?)、達(?)先生處(?)，蔣公將入院摘(?)前列腺，詳念。

北大哀(?)事，有為之難(?)不直(?)用(?)行，且先館先生[閒去(?)]已調任所有主席，中央研究院會議手(?)去(?)多有

一安排。[redacted][蔬(?)給]後(?)假手。[redacted][可]見面談，如有必要，當令招(?)其(?)來，否則即直接[redacted][擬(?)]可也。家乃於十月(?)

二十九、八 借(?)歎(?)仍(?)被(?)張(?)[illegible]決(?)談(?)[illegible]後(?)[illegible]年(?)餘(?)、津(?)、滬(?)、[illegible]。

到京後腦病已痊，但精神疲倦，且患失眠，感觸居不見客。十二月十三以後方始稍稍接見而已。乃於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西安事變。是日下午，余方出席，忽接果夫電話，詢余有無西安之消息。余怪而問之，則知西安兵變，委座已不自由矣。外出探聽，始知風傳甚多，最後至何部長家，乃知其詳。時中央諸委員均集何宅，旋即決定召集中央臨時常會，由于先生主席，宣讀張學良之來電。眾人情緒激昂，均主討逆，任命何部長為討逆軍總司令。是夜[illegible]事稍定，接開中政會，決議通過。此後十數日間，余在京之精神痛苦，係生平僅有，真非可以言語形容者。蓋中政會常為最高權力機關，黨代行委員長已經擔任之事，余須[illegible][illegible]，不得不以副秘書長處理之。且中政會[illegible][illegible]均不直達，開會前與居院長往往因[illegible][illegible]，其意每從中[illegible]，故院長則情激昂，常居于二院長不甚問事，孔院長之[illegible]與戴院長出入，余所[illegible]持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主[illegible]最後得人而已。且余身居特殊職責，而猶不得與當局諸同人共患難，余每念之，[illegible]最前

懸懸茫茫，每日常惘惘，如有所失。其間值得記述者：(一)為張季鸞先生而[illegible]運用其方面缺乏力量[illegible]〔今日全國失去[illegible]相當之人才[illegible]〕(二)為上[illegible]有所左[illegible]識張學良(三)為代[illegible]諸同志於[illegible]黨[illegible](四)為[illegible]同志[illegible]，[illegible]全國[illegible]論(五)為[illegible]存[illegible]三月[illegible]四[illegible]報[illegible]之心為勤懇奮發之人，豈解釋其對中樞之誤會，與事變經過作結，而余心愴甚，鎮定，[illegible]晝夜奔走，腦眼為之[illegible]甚覺疲倦，事後思之，[illegible]用腦[illegible]之功[illegible]，而精神力量足以支持，[illegible]於此可以證明也。 二十五日晨，得蔣公已離[illegible]洛陽之訊，以[illegible]往往[illegible]英雄[illegible]日即返京，是晚即派定各人員，並傳[illegible]同人多隨行赴機場也。二十六日中午十一時，往機場迎迓蔣公，隨至官邸。蔣公接余[illegible]人評談，即為[illegible]紀錄，於五府[illegible]趕成之，即[illegible]公[illegible]閱也。是日[illegible]精[illegible]改業，[illegible]中[illegible]事[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成[illegible]矣。自二十六日至卅一日為蔣公年[illegible]工首，[illegible]談話及[illegible]五[illegible]。[illegible]

結果盡糾詩批特擬呈文，無如其會議再六次，蔣公堅肯負責，[illegible]起坐，而錢主任又因病

都將備主客各病，故余每日請來出席公館，深夜始歸。軍經蕭新張合良之日，

蔣公遇有人出總說時，往多嫌擾，至余職和輔為中心任事日，何部長詢蔣公所在，余亦未以告也。

昔鄉勞行要害擬八月退時，公命余侍從室[illegible]人兼任[illegible]，直到職延至有蕭乃薦蔣

先生及侍衛官特招尋多人追念舊德，至今懷情不置云。

元旦日代蔣公往謁林主席，行賀歲禮，蔣公以分師先生之表，於一月二日由京乘飛機回

奉化，余與鄭組精蕭師及竺培風君隨行，培風，蔣公之甥也。

民國二十六年 丁丑 四十八歲 一九三七

居溪口一月，屬意卷，侍蔣公左右，凡文電之緊要者，常持原件以口頭補述，請其決定

亦居而無理之，屋中房室不敷，乃擇地寺同住，與蔣公在兩中書靜養也。某日閒談

学良此来潼口，余恐公之，期望传明蒋公回南一行，宿剿定共（？）…方告生路后，

西安事变之始末。後數日力子先生及桂永清、贺贵严、洪君来，共商陕局何种办法。

张都無求饶，陷西都于中枢不之许，亦不宜用兵，而杨虎城称纵其间，尤难疏解不谅情理，

蒋公手书数次，并作书函之诚挚事之。盖余与蒋公，不重私人之嫌隙，以使余与张、杨当面商事。

此事是以得和平解决者，盖杨虎城於蒋公之宽大，非终不能一去可。

也。张赴国外漫游，间观欧洲，特来奉化祝蒋公，住三日而去，种民谁其仲为用来，奉命招待之。

是年清明节陈诚偕夫人来游，请余偕家眷，余为职务所羁，未能往，作书函谢之。

二月十三日蒋公赴杭州，余亦随赴，寓同行，至杭州，奉澄庐午，同宿新新旅馆，撰西安之日记，

时适值清明之旦，病中宿无他人，请弟来助余缮写，既成乃赴沪，盖蒋公嘱西事成斯编

之作，为诸者检视并存之也。

二月十二日、汪赴京、十五日、举行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决议案。汪先生回任中政会主席、余亦辞中政会副秘书长、全会决定改以张群、曾仲鸣分任正副秘书长。（而外交部长则由王宠惠先生担任之。）三月日本实业考察团儿玉谦次等来华访问、蒋公致欢迎词、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勉。三月中旬由京回苏、慕韩叔外舅杨先生八十寿、献寿言一篇、留苏二日仍返京。三月下旬由京赴杭、四月四日再返沪、理蒋公卿表章、为蒋公拟祭之文。四月中旬再赴杭州、钱主任已于三月销假复职、遂携同行、余则以汽车往、到杭住大华饭店。四月下旬再去上海、住伟达饭店、约一星期后再赴杭州。是年春夏之间、侍侍主席杭甬间、皆与国蒋公移此疗病、颇得静养之益也。五月、蒋公病愈回京销假、时余以数月积劳、在杭寓旅中忽患胆病甚剧、神思烦郁、夜则失眠、昼则畏烦、而钱君与余谈多不协、乃决定辞职、在杭休养、于侍从室诸人行后、移寓新新旅馆、允与寿同住、每日游览湖山、心境稍觉怡旷、然每念本来出世是处务以人事、每陷此拟又是一要也。

五月二十四日，南都的病發，蔣公聞之，命侍從立京靜養，以楊氏君子之勸，至鼓樓醫院檢驗，知病毒已甚，乃購肝臟製劑，飲服且注射焉，療養兩月，頗果殊勝，

六月，隨蔣公寺已去廬山避二旬，遂挈眷往牯嶺，七月一日上山。

是年夏，以廬山有蔣汪二公召集之共赴國難談話，且集行政人員訓練，山中冠蓋如雲，行政院各部會亦多移至山上辦公，甚有熱鬧，舍寓居之牯嶺，與外部次長為鄰，且隔壁即為談話會之招待所，故居上之家忙碌。

七月七日，軍以炮轟盧溝橋，山中聞訊騷速，於九日以後，蔣公如府人士亦多飛赴寧論，形勢不願和平破裂，希冀宋哲元氏勉強抵抗，然並不屈服，不接受其方條件，直到談判僵，學者方面最深恨度之土場一辱，倚賴國政府之責備，與對軍閥嘉言殺掠不幸的。　公返回京主持，此間則由張秘書長召集留山人員，並開第二期談話會，仍須繼續舉行云。此下旬

廬山第二期談話後，北方事態益惡，余知戰事將不可避免，乃於七月二十八日將牯嶺寓所人僕眷返京。　八月一日送眷赴里，由文娘及允兒照料，以為不如此無遺慮，同人等亦有以余太性急者，然余以今兒輩以家眷事無牽掛，反可專心從公，誠遂無一毫之回顧。及八月十三日而滬上戰事遂爆發矣。　八月初旬，承命撰擬軍事宣傳品約六七件，歷時月餘不濟，某日撰告空軍將士書，費十六小時乃寫成，僅二千餘言，而需常如此，自知戰事既起，此類作品重任，乃上呈乞辭，蔣公留置未批，書再上，請辭名義，仍留侍從室札之役，蔣公乃以吳翼等理由，許添一副主任，以周佛海為之。九月改組侍從室第二組，將原任秘書六人及其任記錄書記之二人均予解職，並為戰時行動便利，不須多備人員也。　李惟果秘書以九月入侍從室任事。　佛海兼任第五部長，九月陳芷町君希同來京，與羅君強同調侍從室為秘書。　軍委會擴大編制，設置秘書廳，以張岳軍任秘書長，而余兼任副秘書長，另設第一至第六部，分掌軍令、軍政、經濟、政略、宣傳、組訓等事宜。

七〇

兼辦理救護議案事者，余以不許，謂余雖亦戰，不必另設名目，即以軍委會主持救事可也。

自八月十五日敵機首次襲京後，越旬有掃射軍校宿舍學生之事，侍從室第二處初遷山西路僑民房以居，但以種種不便，乃遷至富貴山，余每日上午至處，下午仍返四處。十餘日即無公寓會，可為歸也。中央政治會議暫停，改為國防最高會議，余亦被邀列參加，每星期開會二次，以汪為主席，余兼任秘書長。另設國防參議會，網羅各黨派及社會名流為參議員，亦以汪為主席。蔣公指定余出席國防會議，而佛海則出席國防參議會。九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越三日，蔣公發表談話，許共黨擁護三民主義信守諾言，一致為抗戰而努力，此一談話稿於發表之前，邀汪戴于孔諸人共商之。十月十日蔣公發表國慶日宣言，勉全國上下奮起抗戰，保衛國家生存。十月二十日決定國府遷都重慶，以翌日發表宣言，並電知各將士。今春元旦政事改組。一月，侍

交部令卸長許可，解職返里，命內子撤遷至振(?)何。余以國事紛紛，地亦不安寧，從友人之勸，遷至台山村陳宅居住，而■原擬則命張司書留守焉。

十一月十四日以前係戰事緊張，嗣我軍第四路稍伴送眷屬西行赴贛，原擬暫住牯嶺，繼思亦非久計，乃商於盧作孚君，得其協助，決將全眷遷移■入川，以長途電話告允照予至漢口接洽，承其以航位在漢口為之安排，至十二月廿三日始知已安抵漢口，候一星期後附船入蜀，於十二月七日到重慶云。

敵人在金山衛登陸，我陸空軍與其血戰已將三月，傷亡慘重，而其勇猛抗戰，迄不少衰，因附近終為之撤退起敗。十二月中旬，改組江蘇省政府，改任顧祝同為江蘇省政府主席。

十一月二十六日奉命偕張秘書長、魏和秘書長離京，與黃君等乘小輪西上，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刻到達，暫寓電話局，以接電話，（一星期後知府已至廬山，命余即往，乃）據知何同赴牯嶺，赴草堂國民書，往三日，仍回漢口，乘船赴待(?)

堪，交通或形梗塞矣。蔣公於十二月中旬抵鄂，住武昌省府，余亦移入胭脂坪辦公。

當余抵漢之時，京郊仍在激戰，某日出席（主持）國防會議，外部報告（徐次長）陶德曼大使奉其政府訓令，願以第三方傳言人資格斡旋於中日和平（中間說[illegible]而非[illegible]），並轉述日方與駐東京德使談話條件之概要，詢我政府與統帥部意見（並於赴京謁蔣公時），汪氏主席，詢人人意見，發言者多謂為可接受（條件），乃又何接受停戰之手續、而要看出日方有否求和平之真意，於是由張秘書長以書面送呈統帥接洽，其時統帥部已先得此消息，蔣公答稱請德使來京一敘亦可，由徐次長傳來，張秘書長以電話中語報告於會議，與會者咸重視其事，汪氏似認為和平有一線希望，張秘書長則為汪氏言此為蔣公尊重第三國友誼，不能拒絕其好意，未可即視為有轉圜可能，余亦[redacted]以張君之見為是。日敵人所提之條件停戰手續，乃不以平等待我，而且極苛刻難堪者。事後張秘書長告我曰：蔣公意謂德使來京一行，在往於軍事上亦有意義，此可知蔣公決無遷就不接受許

被之可也，我所以辭去全職者，即時事之未達，我斷而有結果也」與汪氏等性質已殊，則其實[illegible]分解，此乃和平仍有望焉。

民國二十七年 戊寅 四十九歲 一九三八

軍委會內部改組，原有秘書廳及第一至第六部等均撤銷，改設軍令、軍政、軍訓、政治四部，另置侍從執行總監、撫卹委員會、後方勤務部及本廳均仍舊，余所任之副秘書長，亦隨之解除。蓋副秘書長任內，未嘗有所建白，且侍從室事務已極繁，且秘書廳之職務，上有秘書長主持，下有機要文書各組分負，該余僅有副座之銜，所代判一部分公文而已。

國防最高會議則併爲國防最高委員會，而爲黨政軍各部門之最高決定機關，其原有中央政治會議職權事項，則照舊執行，終而保持與中常會會間之關係，設秘書廳

下置一、二、三處，主管者為何俟計，牽涉甚多人，第一處主任稿文書（另有機要室負責人）

第二處為行政（審核、調查、設計），第三處即中央訓練團系統之秘書處所併入（詳後另篇）

蔣公自為委員長，命陳布雷先生任秘書長，俾以余為副秘書長。　此節有待查證民國二十八年

侍從室第一、二、三、四、五、六組長為人，汪日章調行政院秘書，以陳果夫為第五組組長　侍從室第四組，余

果有五組分五人之去，其長所設置（蔣公第二組）之時，僅非實即謀有八月以前，參文字印上

責，對於毛如汪、陶雖皆有其讀書成務之人，此中以來，蔣公有任要職，文書萃集，抗戰後

查政之方略，天天我呼之任其事，終無專有人選，明為集後，擬長處理至繼文詞，則余西事，把經段

蔣公共賦又由其侍之事也。去歲廬山談話，當時群來相從甚多，抗戰起後，即調南京，乃為張秘書長

調（任某公）秘書，所撰文件長，令（余）軍事委員會組，其時可未得侍從室，余遂接替蔣公，以補其任四

組長，其時才具所識，且而與其責，而其信仰統帥，幽閉國報，同志們其時只有某深

之國併，故一般同志每有以其曾從楊耀卿共事而疑其或有協助作用者，余則深知其人寧同而平
立也。
戰爭範圍日廣，各種專門問題，固待搜集材料，分類研究，尤賴統帥，而各方諮詢或待
示裁決之位，有時亦非見經思想，則統帥無從加以審擇決定者，（戰事數年，然亦集許多人
部力勤務，公宜在左右有類似參謀團之組織，實行分力主持，事以參謀團之延攬，亦由須
有人主持推薦，若以見聞不廣，審擇不周之人務之，則將易於蔓之設計無責實，即其戰之參
與也。中國專家有限，有者問未又能以公心奉職，不特至為不存個人爭權觀念，並更不多，故參
謀團之人，然何容易，以余個主張，宜延攬有專門學問更通曉外語者若干人以備諮詢，戴東蘇研
究審核，分其緩急，（專門問題）首參謀團之名稱，今於緩不宜適用于中國，並何從得此人選耶）如之吾方有
志之士願自效者甚多，務以既不應負政務之任，亦宜有一專屬之機關以資延攬，並約各部

公共事務會議、設置各事室。蔣公許之，命余草擬組織以呈。錢主任以為何不設組長，各設組長不如各處，以不太多一層按接開，余為解釋其作用，並蒙批定，派朱騮先君為各事室主任。

蔣公命撰擬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余以精神總動員為新用所倡之名詞，無國似無須沿襲用之，蔣公許焉，總理就革命人革命精神，即以革人精神為最要典範、所謂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質力量居其一也。故人能自得名詞，亦何害焉。且吾人正需提倡精神制勝之要素，尊揚我國固有道德與民族精神，以為立于修為之基，精神國防教育並亦應以倡導創造物質，愛惜物質，集中精神力量，無先於物質固難為支撐，欲此一運動亦須提倡，可共鄧力子先生共商之。力子方任宣傳部事，乃告力子本此以宏法及請修文字，而出國民素則復為撰擬，越一月，始正式印發來，云為無冠青國志所起草，即如之之國。蔣公命再研究之。議會盡覽

書舊陳述未見者多，余事常請從剖析一切，張君先焉。顧時以稿件寄呈，遲遲未必迭至，羽英
不獨余個人而損之，五雖對為一文，又為撰書國民黨，即民國二十八年所著書春之底稿也
是時一般輿論，漸次認識長期抗戰與全面持久抗戰之意義，對革新辦法之要求與一面抗戰一面建國，
要求從思想上溝通，其許有服從不僅戰事有所以之消長要，實與民族之大計焉。
三月，本黨臨時代表大會於武昌（先生時議決開全體會議，改主席為總裁，以為全
國府所在地開會，並請以為張所主張也。不知為蔣公者，乃謀無黨國）並通過抗戰建國
綱領，以期定命中興。蔣公有極痛切之開幕詞，會議中全場一致擁護修明黨章，
推蔣公為總裁，而請副之，並推汪公為右護，此係為革命黨人，然其黨員事業事
黨，與汪兆銘分任革命之領導中，即有不自然之形勢見於詞色，余本常深慮之。
謝那政府。代表大會又通過抗戰建國綱領為全國政治中之準則，抗戰建國綱

盖吾黨中同人，均具強毅之意志，遵守黨外一致，奉行聯合，為與計劃分期上，以俟相

當時機。此為初時似乃陳舊陳套平山寺所托，經費及每年學習，作特長專研究而發展

其者。此後代表大會曾議決，擴開四中全會，更定黨部組織，除設總部外，部及社會部。

以素有組織者為部長（其部長均為擬定職員），文化、青年、婦女各部，其中有未負責者

每月出會報，擬前後決定之設一社會部（之），又決議設置之民眾青年團。

臨時代表大會之當前商量事宜，確定者，即黨內對於黨派問題之態度，當時以為中國

問題，不僅在對外，而尤在對內，必集中民族力量以建國，中國之困難，亦不在戰爭而在戰

後如何行真民族主義之理想，若黨能救國而福人民，建成一個信仰、一個政黨、一個主義，則

黨之組織，從內部思想統一，何以與各黨相對之端，而認一黨何以保護民族之團，又要保存

第二次同沙信之結果。聯合理想以為與共同政綱之草擬制，其他各派無思想之存在。

不如融合其他各派於一個信仰——三民主義與一個組織之下，共為國家民族奮鬥而努力。

簡言之，即化多黨為一黨，而將以對於[illegible]革命[於擊斃]之民眾[主義]，願擁護其他黨派（如中國青年

國家社會黨及中國共產黨）合併為一體，不能使其建[畫]信徒諒解，因之主張為各黨擬贊成合併，

則中國之政黨可以歸併為一，融化於組織，以泯各派政黨間之嫌猜，此種意見，於會議前向各黨

派負責人坦白談之，中國青年黨表示可接受，國家社會黨[逆]亦可考慮，獨中共方負責人秦邦憲

王明等堅決拒絕合併之可，今則不可與論返覆，其後每代表宣言，何一再申明勤求全國同志

之士，共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並引證總理與中共同盟會人參加政治一次，即多以一批

共同革命為例。蓋即此種意志之所表現也。陳獨秀代表大會宣言西往之十年，

今年四月參加討論，僅修改字句，未更動其內容。蔣公認此[illegible]語文[此][illegible]精[意]移重要者廳，而

主旨大綱不符，擬戳君來函擬加申訂，認此文實意不足取，而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

因其無雜而難處，此實亦當所擬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為集中各方力量，決定將國防參議會結束，另設國民參政會，以為抗戰期中集合民意之機關。

自五月至七月，蔣公籌劃設置三民主義青年團，余承命準備文字，並參加討論章則規劃，頗費心力。蔣公謂辦此團，起意於青年主義者，期使羣眾為扶植青年幹部，但蔣公亦勸余須接受自己意見，對於此文只是參稿，終覺不勝其任，最後所定者也，乃請康君所起草而余為之酌加修潤，呈經蔣公親自核改者也。

是年夏季甚熱，且嘗有警報，余有時至郊外璧山避暑，晨往而下午歸。某日敵機襲武昌，余所住之胭脂坪房屋十餘丈外落一彈，附近泥土迸出甚多，寓住所之房內受震動甚劇，電燈熄滅，牆以控制燈所屋瓦亦多震毀，其機人謂以此地為統帥所曾居住者，故易為瘋狂。朋輩聞風均來慰問，蔣公亦囑余慎之為宜，然公務上來不可避，亦只聽之而已。

六月后书记已经以辞政治职，会正式辞职（而为之整理款项），当经为秘书长来信征余同意，补后之款项。至一月，七弟亦来（京），乃介绍入本年会任干事，时诸先生因有他职稍兼本会主任干事，由王云五君担任之。

七月初，为蒋公撰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书有告友邦书、告日本人民书、敌国民众书，为郭沫若君所起草），蒋公未及一一接受意见，但在此时我深信抗战之必要，插入此文以坚定军民信念，盖当时失陷后，政局渐向西而便矣。张季鸾君评余此文为洪涛酣畅，在抗战时期告全国之书告中为不能更评者於此，而畅销长千万言，气势旺盛，直欲不惭，是於无可匹逆者之最佳也。

七月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幕，以汪为议长，张伯苓先生为副议长。

七月九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蒋公兼团长，设干事会及监察会，余被指定为监察，并兼常务干事，朱骝先君代陈辞修为书记长。

八月十二日奉批八一一工專海陸民眾書成，呈蔣公核改，蔣公批改指示甚詳，已為堅忍奮報，于何正宣中淬五行十八種，又過有條人共存有許行，蔣公已至接下不過道函機即見之，時後又約十多種，始下有實寫，是日敵機炸省府，東西南五面被穿，庭別甚近，頗率教彥儀作，余與辦公室唯某■■同事二人為立室內，聞炸聲亦不大，事務為外接視，而實為實情甚劇，則有府鄭通秘錄工為宇甚多，敵人之瘋狂，■■可見一斑，■■其用人亦無甚，僅衛士二人受傷而已。

錢慕尹君於焉間調任振委會主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由林蔚文兼任，以鄭穎為副主任，余奉命任第一組長。

六月蕭唯果君調任侍從秘書，凡有會議、接見賓客，均命列席。唯果事務過繁，不勞煩，不懈怠，一心以服務領袖為職志，對同事亦極和洽，相處愈久，愈覺其可敬愛，蓋常不易中才能品格兼佳無疵，惟此一人乃若輩也。

八月下旬，遷居漢口，而假行辦公，此為農民銀行葉琢堂先生所借之宅，余與共一室以居。接上列農行漢行長王伯天君居之，伯天我島人，伉爽有豪氣，能當危難而不變，當亦方中不可多得之才。其時蔣公移節漢口中央銀行，侍從室職員同遷漢辦公。

自七月以後，中央黨政機關多遷重慶，漢上漸感寂寥，蔣公行止不定，曾蒞西部，要員宜往統帥所在地，余乃請假長叔諒回佛海來漢，至十月中旬，亦先后西渝。

十月二十一二日長沙撤守後，旦旦難之下，奉命起草談話及宣言等稿件，均當未來乃余助抄寫之役，其次傳達不甚，亦日有可羨者。其時侍從室已奉命令於二十三日以前遷往湘南，指定至衡山附近安全待命，第一批蕭典書等於二十三日夜間起行，蒂君偕長望與余亦於第一批動身，但因存未完，再留一日，遂與先行，決乘船動身，以此去往訪蔚文主任，告蔚文暫候此行，蔚答曰，以船去亦佳。（本行耕月訂為安，）（事後告余，謂當時且擬郎勸阻，而方草作辭令，未畢其詞也。）

十月廿六日下午，弟謁小蔣公，蔣公詢伊有來勸弟否？余答：即晚弟伊同船，叫何雪竹

傳盛亦來謁別，侍坐片時即往西安。臨依依不捨，迄房送我畢，即與出町等乘小舟來

送往武漢，下艇江防艦，於春霧掩映中離漢口矣。

十月廿三日下午，有舟過新堤西十五里許之王家鎮，晴空無雲，余方在舟中臥，窗外與出町

忽聞鎗聲，窗間有敵機三架掠余舟而過，亦不以爲意，不數分鐘，由西飛行之機又掉首來

指，始覺其有所企圖，即聞轟轟之聲，則已俯衝，對我舟作機槍掃射矣。余手即臥側

於所居之處，旋復聲暫止，余急命光與出町同入余臥室，俱臥於地，並引被蔽其身

二次之掃射又作，時余心尚定，瞑目自持，念抗戰時期吾人方犧牲其多矣，余生平

誠無大多獻於國，無上身行己，尚無愧怍。余父之九歲棄余等而逝，余即不幸被

難，而長兒亦年五歲矣。至此心愈寧靜，與出町急呼余曰：老母將奈何！聞此語而……

清與衛士某某等狂呼奔入，曰：「主任，余已受傷矣！」即移出位置，令其臥於余側，亦是中
腦漿流出，傷甚。機槍聲稍停，稍停又作，亦擊某忽彈入，嵌余左腿膝，知斷
古X六人受傷，西船上之士兵及船夫二人亦均受了傷矣。主底艙內，槍聲不甚清
晰，約又掃射二次，始向西飛去。至是船已不得前行，且之有因傷而暈者，即副主任鍾公
乃命舟人停泊於河岸，船中仍人均登岸入附近村小憩。余覺右腿已麻，余手下行隨救
公若進乃臥泥塗中，始得前行。稍久力乏，余見舟中已有兵士，而附近居民，均皆來
以遠村間，檢視傷者，將各舟人至其出所擬而盡力救護之，因行至該處電話
地人民，扶救傷人，指揮運送，既見難速，及其他廣善，仍下船，駛回衡陽，將傷者立即送入若鄉醫院
而船身損壞，修理費時。傷者亦由利達醫院以引擎船，余已受傷，別派之人至以艇前有
危險，於是遂至沙市，當經轉公路赴湘，以過洞庭湖時恐再遇敵機，故遂由遠道赴，自是乃行

夥後，至二十三日下午五時抵沙市，登岸往訪粵僑同鄉部（友人）及公安局長，如何與作往宜衣
兩先生亦來沙市，住■（交通）銀行，■相見道別后狀況，曾作終界和平，余與何君乘當全青及行
矣。次日船泊沙市一日，至晚動身，自荊經公安一宿，二十八日由鄂入湘，過常德又一宿，二十九日經（宜都）衡陽邵
湘潭以達南嶽市，到時已黃昏矣。詢知蔣公已於前日到此，往長沙處理大本營去。
十一月一日移入南嶽山中，寓於白龍暫住，所處為李覺師長之屯，故整理新裝，囑其何機の位
職等三人住樓下，余與祖中居樓上，蔣■（往西道）亂處，其事安插湘，自此在南嶽凡兩星期，此蔣公■（曾）
回山一行，住三日即再赴長沙，■蔣委員長使卓先■（會晤）侍從室（余未能往）報告，遂知赴桂林，乃發電（中國）、
■偕其的將來祖中等由衡山■（起程）先一日下午五時許動身，次夜九時入桂林市，居梁
華社，入桂境時地方麝者特歡，迥異湘南，且山勢之奇兀與書本無異，乃茶一路得見其近。
住桂林約三星期，初時甚閒，無甚多事務，每■■■■電選主任餘均暫置之。與林者

查此番两相往还，觉其诗照而横溢勤劳，而规模宏大，尽地理环境限之。此间熟人不多，勤勉庄仲希适方任桂林市第伍区区长，招待甚殷，陪同游览七星岩、月牙山等处，惟未往阳朔也。

月终，蒋公自衡飞桂，余乃移入蒋寓八桂厅内西偏，距蒋公卧所才隔一门。蒋公于公余之暇，过庭中游览，摩挲庭间桂树，询其经历，告余曰：此民国十年总理所植之旧迹也。

蒋公决设置桂林行营，以林蔚文主任为参谋长，辅佐白健生处理粤桂军事。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则命贺贵严（此公原主任）君兼任之。

在桂林时，蒋公精神即不住续说，所谓为第二期抗战中精神战胜之要点，对敌相近衡两唱之东西，要协同能否迅速互助团结，痛斥之极力，谓此种种经验，时期迅民能迅令能亦不难。讲军事作战为根据，为不可中其折扣，实为战斗之旨，与之作精神刊象，日日据自五次，命纪于刊世时信报一长文。（此种言论惜不出全注于衙用保海于当时待闻了，不知能于再次其刊）

任伯炘

蔣公上午電告汪先生（兆銘）準備一月中旬西安會，並指示謀杜橋事之要目，皆是政策之綱之急務也。

十二月七日由桂林乘機飛重慶，本與蔣公當晚同時起飛，其氣候惡劣，蔣公機竟未行，余機先開，冒惡劣天氣，幾迷失方向，而至□陵降落，詢明途徑後復飛，當晚始抵渝。則汪先生已先一日自此飛去未回矣。詢審知佛海亦於五日已赴昆明，余即暫居其新租之住宅，夜九時往訪汪先生，再三詢余對戰局意見，本但覺其容止不甚自然，且言時不甚注意也。

蔣公八日抵渝，九日在黃山約孔、汪、王（部長）、葉、張等談今後抗戰方針，孔等屢以國際形勢為言，蔣公止之曰：「國際形勢如何，我國惟仍須自力更生獨立奮鬥之準備」，汪亦未有他語，僅謂「敵國之困難在結束戰事，我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爭」而已。其後蔣公有小病，汪於十八日晉謁請見，蔣公猶扶病與之詳談二三十分鐘，始終未提和戰之意見，不信未及一週即離別

入遠西蜀(?)國也。

蔣公委員長即赴西安(?)視察，余未隨行。二十三日，赴此(?)探看寡人，住三日而歸，佳(?)史女士不足重叙於篇。

二十六日而蔣公撰擬(?)駁斥近衛東亞新秩序之講詞，此文以一日之力向(?)草成，張季鸞先生許為抗戰期

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經蔣公再(?)四審閱，於二十八日發表，當汪精衛即來河內發表其謬(?)論

近衛聲明之絕響矣。

民國二十八年 己卯 五十歲 一九三九

元旦國民黨召集臨時中常會，討論對汪兆銘之處置，席中蔣公痛斥其違以實其己(?)

於是一日改余所屬稿，時逾八點矣，而留此抽頗絕(?)，但全體委員情激昂，決意(?)開除其黨籍

(公)撰擬惶悔(?)，寫此紙而遂開除其黨籍，並發表此紙文昭告全國，以明邪正之所在。

一月下旬，舉行第五次中央全體會議，開幕之日，蔣公有精詳老(?)之講詞，說明對國心

勝與抗戰建國之[illegible]，其全會期中，蔣公有本常講詞六七次，余整理講詞紀錄，隨行隨畢，
幸無留滯，復參加起草宣言，（季陶主持起草）並本來研究精神，以此一時期為最勝云。
一月十九日，令兄立夫會唐公以整頓黨務，實為生死存亡之關鍵，渡年神幸[illegible]，雅潔高尚之覺，顧
以無教黨而出世，在中途時變，離國不可言喻。
二三月間，立夫兼年仍來，而蔣公提示文字，以此時期最多，分指示通理「對於主義之理論」及
「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施程序」，此時期所寫均發表。而手擬紀念文字亦較過去每年
紀念文更為多，寫出六先總理[illegible] 此二三月中，為立夫代筆最多之時期。
五中全會以後，以葉楚傖先生任宣傳部長，其他各部無大更動。唯國防最高會
議，（為國防最高委員會）以其組織將中央黨政軍各機關主管長官悉併于國防最高委員會，
員，蔣公自兼委員長，設秘書長，（設秘書廳，以）余為副秘書長，秘書廳設三處，任務，

審核設計與領導考核三聯制中央設計局組織綱要條文之。另設委員八人，設計委員若干人，原擬以中政會之各專門委員會委員兼攝焉。

本年蔣公所最致力者，軍事而外，為幹部訓練，為財政建設，為經濟建設。第一年由中央訓練團分期集訓各財政經濟人員，第二年則頒布新縣各級組織綱要，第三年以黨政經濟人員未有所舉辦，與及最高經濟委員會之設置，令財政機構之調整，及工作之適當促改進，蔣公無不晝夜籌策以赴之。

四月以後，余身體精神忽大感疲憊，竟日昏昏，作事無力，夜間又常失眠，且目眩手僵，麻態百出，而骨痛腰酸，頭暈筆重，更為習見之現象，以事務甚繁，未便休息，僅乎為不能支持，要請假休息而已。蔣公及蔣夫人察知其事，乃於四月底力囑余移地療養，蔣公特命余赴昆明休息一月，余恐有不便，未果往，然蔣公又面諭催促，乃於五月八日離渝。

五月八日以此書移往縉雲山中之石華寺。縉雲山原有相思寺，係唐時古剎，近年設漢藏教理院，由太虛法師之徒法尊任院長，彼此有交誼。余乃借此院之石華寺書樓以居。凡住處五十二日。其間如在山中為蔣公補輯民國十四年以來八年之日記，並原本藏置地下室，日久受潮，入有霉蝕者。蔣公命余為之整理並督抄副本，調余有書及郭子猷兩君上山抄寫之，其不可辨認者，命余為之查補重訂。凡六週而畢事。又為蔣公撰科學的學庸時代之論質，並擬國訓儀園論語各篇，秘書處余所有相當工作，無山中之氣候隱殊，每日少外出散步，居月餘，誠思漸除，乃於六月卅日下山歸寓館住。

七月初旬，赴神經原，為蔣公撰擬並修改七七告軍民、告友邦、告我國民各書，又擬告淪陷將士通電，其時並有若干對外之函札，約一二篇翻擬撰，未想期，其時漸熱，暑中居宅偏窄，蓋艱殊甚，又不見診病甚也。（又與日照婦子留山中未歸）

成都忽起反對王主席纘緒之風潮，擾攘甚久，由所部師長共商辦法，而新黨從中
播弄之，嚴識接勸，均無效果，最後王主席纘緒為此收拾時局，決定自蓋
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職，以賀國光為秘書長。
八月，王主席纘緒偕福佐蓋又袁處希爵自本化部召集入侍衛總侍衛幕
長，李伯英蔣公六年以後之事，君年直，躬奔赴任，由幕府留遺。
十月三日，隨蔣公赴成都，任四川省保安司令，蔣公兼四川省府主席之職，並兼保安
司令，仲甫先生剖指示建議最要點，先後任秘書長，十七日回重慶。
十一月十二日，參加六中全會，蔣公出席到會凡八次，有指示甚多，所以資
說明政戰兩略，抗戰形勢，分析指示，互為評論，會議凡九日而畢，調整中央各部會人員，
以孔祥熙為行政院長，張群為副院長，蔣公兼任組織、宣傳、社會、海外各部長，並加強中常委

指王寵惠、張厲生等

無人去就行政首長，則由蔣公兼任行政院長，孔庸之■為副院長。

余自十一月下旬以後，舊疾又作，是時先世毒已擊，而見自信雲山來診，乃延為余調治，終未見痊，並胃腸日見衰弱，人亦漸消瘦，計共達兩月，對公務多所曠誤，自問精力，年不如前矣。

十二月二十六日，為余五十初度，大哥四弟等先後來函問訊，是日蔣公■手書「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字以為贈，其勉期許之意溢于言表，真不知何以報其■惠也。